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資治通鑑後編卷四十四

刑部尚書徐乾學撰

宋紀四十四

起著雍攝提格三月盡屠維單閼八月凡一年有奇

仁宗體天法道極功全德神文聖武睿哲明孝皇帝

寶元元年三月戊戌朔宰臣王隨罷為彰信節度使同平章事陳堯佐罷為淮康節度使同平章事判陳州韓

億罷為戶部侍郎石中立罷為戶部侍郎資政殿學士
初呂夷簡罷密薦隨與堯佐二人為相其意引援非才
居已下者用之覬他日帝或見思而復相已及隨與堯
佐億中立等議政數忿爭於中書隨尋屬疾在告詔五
日一朝日赴中書視事而堯佐復年高事多不舉時有
中書翻為養病坊之語又轉運使王軫求三路於隨隨
以間閭鄙詞罵之一日隨方食堂吏白事迂意隨食未
下咽而遽斥之美汚其面中外恥笑會災異仍見琦論

隨等疏凡十上堯佐亦先自援漢故事求策免於是四

人者俱罷

考異李燾曰王巖叟作韓魏公遺事錄云公言天下事不能必如人意仁宗時王隨陳堯

佐為宰相皆老病又不和中書事多不決韓億石中立二人又頗以私害公公時為諫官屢疏不納後物議益喧公復上章乞廷辨上迫於正論罷四人者當時天下之望在王沂公呂申公杜岐公范希文而公亦引薦之及宣麻日乃張士遜昭文章德象集賢宋庠是宗慤參政天下人失望公曰事固不可知人意亦不能必也案巖叟此錄中誤宋庠參政在寶元二年十一月是宗慤參政在康定元年九月不與士遜得象同入中書明甚宗慤此時在翰林才二年庠實初除翰林然上意本用庠偶以議止更一年餘卒用之或傳間疑似致此而范希文二年前權知開封府綏落天章閣侍制去冬補外方自饒徙潤獨未復職朕遷政府恐亦無此例魏公自言

必不差巖史聽之不審又不加參考遽筆之於書耳又汪藻書陳堯佐謫事云文惠陳公相仁宗每內有御封至私第公不敢封來日袖至榻前屏奏曰今中宮虛位張貴妃有寵恐奸人附會請正母儀非陛下本意有不得己者若誠此事臣不敢啟封以示同列仁宗首肯曰姑置之貴妃即進冊溫成后也當時於墓刻神道碑不敢書公薨百餘日公之曾孫右中大夫直秘閣堯始錄以示人嗚呼茲舉也天下之治亂繫焉文惠公不動聲色開悟轉移于談笑之頃一旦致其主於漢唐賢君之上使當時有秋毫容悅之心其失可勝計哉可謂仁人之言而一言興邦矣自古妃匹之愛父不能得之子君不能得之臣所謂難言骨肉之間者也文惠公及此固社稷之臣非吾仁宗有從諫之聖亦安能容其臣如是之大乎後世于此可以觀一時君臣之盛而為萬世法矣按文惠以景祐四年四月拜相寶元元年三月罷溫成以康定元年十月自御侍遷才人距文惠罷相凡二

年餘雖當時已被寵幸不應設臣便有正位中宮之請汪藻所見恐文惠之孫飾說非事實也今不取

以判河南府張士遜為門下侍郎兼兵部尚書平章事
戶部侍郎同知樞密院事章得象以本官平章事同知
樞密院事王巖權知開封府李若谷並參知政事權三
司使王博文知永興軍陳執中並同知樞密院事初韓
琦數言執政非才帝未即聽琦又言曰豈陛下擇輔弼
未得其人故耶若杜衍孔道輔胥偃宋郊范仲淹衆以
為忠正之臣可備進擢不然嘗所用者王曾呂夷簡蔡

齊宋綬亦人所屬望何不圖任也帝惟聽琦罷王隨等更命士遜及得象為相士遜猶以東宮舊恩或言又夷簡密薦之得象入謝帝謂曰往者太后臨朝羣臣邪正朕皆嘿識惟卿清忠無所附且未嘗有干請今日用卿由此也以知應天府夏竦為三司使知制誥宋郊為翰林學士帝初欲用郊同知樞密院事中書言故事無自知制誥除執政者乃先召入翰林左右知帝遇郊厚行且大任矣學士李淑害其寵欲以奇中之言於帝曰

宋受命之號也郊交也合姓名言之為不祥

考異東都事畧宋庠

傳李淑言於仁宗曰宋郊姓符國號名應祀天不祥也今從長編及宋史

帝弗為意他日以

諭郊因改名庠

己亥發邵澧潭三州駐泊兵討安化

蠻

甲寅御崇政殿試禮部奏名進士乙卯試諸科丙

辰試特奏名庚辰賜進士呂溱等二百人及第一百十

人同出身特奏名一百六十五人同諸科出身辛酉

賜諸科四百十四人及第并出身其特奏名被恩賜者

又九百八十四人瓊林宴初賜大學篇先是帝以開封

所解鎖廳進士陳博古等嘲謗籍籍密詔博古及韓億
子孫四人并兩家門下士范鎮家靜試卷皆勿考鎮成
都人靜眉山人士考官奏鎮靜實有文久馳聲場屋非附兩
家之勢而得者乃聽考而降其等級鎮禮部奏名為第一
故事禮部第一人賜第未有第二甲者雖近下猶升之
吳育歐陽修殿庭唱第過三人亦抗聲自陳鎮獨默然
至第七十九人乃出拜退就列無一言衆以是稱之禮
部第一人在第二甲自鎮始初薛奎知益州還朝與鎮

俱或問奎入蜀所得奎曰得一偉人當以文學名世也
夏四月庚午詔天下毋得連用真宗皇帝藩邸舊名
癸酉給事中同知樞密院事王博文卒始博文為三
司使言於帝曰臣且死不得復望兩府之門因泣下帝
憐之後數日與陳執中並命位樞密凡三十六日計至
趣駕臨奠贈吏部侍郎博文以吏事進多任繁劇為政
務平恕嘗語諸子曰吾平生決罪至流刑未嘗不陰擇
善水土處汝曹志之然治曹汭獄希莊獻旨縱羅崇勲

傳致其罪議者少之 乙亥以權御史中丞張觀同知

樞密院事帝初諭中書候兩府闕官則用宋庠及王博

大卒中書以庠名進帝曰觀先朝狀元合先用蓋譖者

之說已行也 賜河南府嵩陽書院田十頃 壬辰除

宜融州夏稅 乙未詔自今試舉人非國子監見行經

書毋得出題從翰林侍讀學士李淑請也 五月乙巳

錄繫囚 六月戊寅罷天下舉念書童子

皇祐三年九月可考

帝留意農事每以水旱為憂甲申詔天下諸州每旬上

兩雪狀著為令 戊子權知司天少監楊惟德等言來

歲己卯閏十二月則庚寅歲正月朔日當食請移閏於

庚辰歲則日食在前正月之晦帝曰閏所以正天時而

授民事其可曲避乎不許

飛唐英正要云景祐四年冬司天上言明年正旦日食此

謂三朝之始人君尤忌之請移閏月以避之上亦以為然問大臣參知政事程琳曰日者陽之長人君之象今有所食蓋陛下乾剛之道或有所虧而致惟修德政可以免上曰卿言極是朕亦思之不如自責可以答天變帝畏天之變不為日者所惑如此 戊戌詔以冬至有事於南郊乘輿

服御等物令三司務從簡約 癸丑賜襄州學田五頃

丙辰羣臣表上尊號曰寶元體天法道欽文聰武聖
神英睿孝德帝不許羣臣五上表帝謂宰相張士遜曰
唐穆宗云強我懿號不若使我為有道之君加我虛尊
不若處我於無過之地朕每愛斯言卿等亦宜悉此士
遜請不已帝乃詔削英睿二字而受之

呂中曰驕淫矜誇人主之侈心也抑損退托人主之
謙德也謙德之形治之根也侈心之肆德之賊也太
祖以燕晉未平而不敢稱一統仁宗以四夷未服而

不敢言至治此上尊號乃唐人之弊政而我朝抑之也自此以還上以制誥諛其臣下以表奏諛其君而相規相正之風泯矣

右司諫韓琦言李照所造樂不合古法今親祀南郊不可以薦請復用太常舊樂宋綬晏殊同兩制詳定以聞綬等言新樂比舊樂下三律衆論以為無所考據願如琦請詔從之 壬戌御崇政殿策試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著作佐郎信都田况大理評事張方平茂才異

等丹陽邵亢所對入第四等方平四等次亢與宰相

張士遜連姻報罷

實錄云亢策字數少不合格今從亢本傳王珪銘亢墓亦云范仲淹薦亢

應賢良方正科試崇政殿除建康軍節度推官會有欲中傷宰相者過察言亢與之連姻命遂中格人莫知其所以然蓋張士遜娶馮氏又娶邵氏邵偶與亢同姓耳士遜既不能辨亢亦無言而去

癸亥策

試武舉人 八月丙寅試武舉人騎射 丁卯復置淮

南江浙荆湖制置發運使 鎮國軍節度使駙馬都尉

李遵勗屬疾奏請納祿援唐韋嗣立故事求山林號詔

不許車駕臨問賜白金五千兩辭不受及卒復奠之輟

朝二日贈中書令諡和文遵勗醞藉力學王旦器之天
聖末嘗奏事殿中帝起更衣莊獻屏左右問比來外人
有何言遵勗唯唯太后固問遵勗曰臣無他聞但議者
謂天子既冠太后宜以還政太后曰我非戀此帝年少
內侍多尚恐未能制之耳遵勗第園池為都城第一所
與游集皆一時名士師楊億為文億卒為制服及知許
州奠億之墓慟哭而反又與劉筠友然筠卒周其家將
死遺戒無置金玉櫛中 九月乙未出左藏庫錦綺綾

羅一百萬下陝西路市糴軍儲 已酉鄜延路鈐轄司
言趙元昊從父山遇遣人來約降詔勿受初元昊悉會
諸族酋豪刺臂血和酒置鬲體中共飲幼約先攻鄜延
自靖德塞門赤城路三道並入酋豪有諫者輒殺之山
遇數止元昊不聽畏誅遂挈妻子來降時已被詔知延
州郭勸與鈐轄李渭遣山遇還山遇不可即命監押
韓周執山遇等送元昊元昊集騎射而殺之時元昊自
稱烏珠已數年烏珠者華言青天子也謂中國為黃天

子元昊既殺山遇遂謀僭號 丁巳進封齊國永壽保
聖夫人許氏為魏國夫人 冬十月丙寅詔戒百官朋
黨初呂夷簡逐范仲淹等既逾年夷簡亦罷相由是朋
黨之論興士大夫為仲淹言者不已於是內降劄子曰
向貶仲淹蓋以密請建立皇大弟姪非但詆毀大臣今
中外臣寮屢有稱薦仲淹者事涉朋黨宜戒諭之故復
下此詔

呂中曰昔歐陽修言于仁宗曰自古人臣進諫有難

有易人主不欲自聞其過而樂聞臣下之過好察多疑大臣側足畏罪于下於此之時諫人主者難言大臣者易若寬仁恭儉之主動遵禮法自聞其失則從諫如流聞臣下之過則務為優容言事者未及見聽而怨仇以已結于其身於此之時諫人主者易言大臣者難自仲淹貶饒州後至今凡二十餘年間逐臺諫者多矣未聞有以規諫人主得罪者臣故為方今諫人主則易言大臣則難然嘉祐之前諫人主固甚易

而言大臣亦豈難哉仲淹以言夷簡去而夷簡亦以仲淹罷唐介以言彥博云而彥博亦以唐介罷介猶御史職也仲淹乃以待制知府而敢於言大臣則當時容養敢言之氣可知矣

參知政事李若谷建言近歲風俗惡薄專以朋黨污善良蓋君子小人各有類今一以朋黨目之恐正臣無以自立帝然其言 鹽鐵副使工部郎中司馬池歲滿當遷中書進名帝曰是固辭諫官者遂命為天章閣待制

知河中府 辛未以左千牛衛將軍宗實為左領軍衛
將軍 甲戌趙元昊築壇受冊僭號大夏始文英武興
法建禮仁孝皇帝改大慶二年為天授禮法延祚元年
遣使奉表以僭號來告右司諫韓琦請赦前一月約
東京師犯盜罪至徒若傷人者勿赦從之 十一月乙
巳詔廣南西路鈐轄司趣宜融州進兵討安化蠻初官
軍與蠻戰為蠻所敗鈐轄張懷志等六人皆死帝命洛
苑使馮伸巳知桂州魚廣西鈐轄伸巳道江陵未至於

是遣中使諭伸已速行伸已日夜疾馳至宜州繕器甲
訓隊伍募民發丁壯轉糧餉由三路以進伸已臨軍單
騎出陣語酋豪曰朝廷撫汝曹甚厚何乃自取滅亡天
子使我來問汝汝聽我言則生不然無噍類矣衆蠻仰
泣羅拜曰不圖今日復見馮公也先是大中祥符未及
天聖間伸已嘗再知宜州蠻頗服其威信故云明日蠻
渠頂投兵械萬計率衆降軍門廣西遂安伸已拯從子
也 乙巳詔宜融州民嘗從軍役者免今夏稅運糧者

免其半 戊申朝饗景靈宮己酉饗太廟奉慈廟庚戌
祀天地於園丘大赦改元百官上尊號 戊申鄆州言
資政殿大學士左僕射王曾卒輟視朝二日贈侍中謚
文正曾姿質端厚眉目如刻畫盛服屹然入朝進止有
常處平居寡言自奉廉約人莫干以私名重天下少與
楊億同在侍從億喜詆諧與曾言則曰余不敢以戲也
前後輔政十年其所進退士人莫有知者范仲淹嘗以
問曾曾曰夫執政者恩欲歸己怨使誰當仲淹服其言

先是有大星墜其寢左右驚白之曾曰後一月當知及期曾果卒皇祐中帝為篆其墓碑曰旌賢之碑後又改其卿曰旌賢大臣碑得賜篆自曾始

呂中曰夫人臣召怨于天下不一端也減任子則公卿怨汰冗兵則卒伍怨核軍籍則主帥怨退濫賞則胥吏怨限民田則豪民怨抑外戚則宮闈怨杜內降則祈恩澤者怨嚴薦舉則處選調者怨精考課則怠職業者怨誠使人皆避怨而免禍也則私爵賞以媒

譽借國法以示恩天子誰與任事乎

十二月癸亥朔封宰臣張士遜為鄖國公加恩百官

甲子京師地震 丙寅鄜延路都鈐轄司言趙元昊反

辛未徙環慶路副部署劉平為鄜延路副都部署癸酉

命三司使夏竦為奉寧節度使知永興軍知河南府范

雍為振武節度使知延州

考異宋史云己卯奉寧節度使知永興軍夏竦兼鄜延環

路安撫使振武軍節度使知延州范雍兼鄜延環慶路安撫使豈一司中復有此授也附見于此

召

龍圖閣直學士知兗州孔道輔為御史中丞 詔陝西

河東沿邊舊與元昊界互市處皆禁絕之 丁丑詔有
能捕元昊所遣刺探事者賞錢十萬 乙酉詔三司歲
給嘉勒斯賚綾絹千疋角茶千觔散茶千五百觔 加嘉
勒斯賚保順軍節度使邈川大首領自西涼為李繼遷所
陷潘羅支舊部往往歸嘉勒斯賚回紇降者復數萬嘉勒斯
賚居青唐西有臨谷城通青海高昌諸國南人皆趨之
以貿易由是富強朝廷欲使背擊元昊以披其勢因授
節鉞焉

二年春正月己酉河陽言彰信節度使同平章事王隨卒贈中書令謚章惠後改文惠 初元昊遣使稱僞官

抵延州郭勸李渭留其使具奏元昊雖僭中國名號然閱其表函尚稱臣可漸以禮屈願與大臣熟議詔許使者赴京師勸等令韓周與使者及東華門始去其服朝廷發函讀其表曰臣祖宗本後魏帝赫連之舊國拓跋之遺業也遠祖思恭當唐季率兵拯難受封賜姓名祖繼遷大舉義旗悉降諸部收臨河五鎮下沿境七州父

德明嗣奉世基勉從朝命而臣偶以狂斐制小蕃文字
改大漢衣冠革樂之五音為一音裁禮之九拜為三拜
衣冠既就文字既行禮樂既張器用既備吐蕃達靼張
掖交河莫不從服軍民屢請願建邦家是以受冊即皇
帝位伏望陛下許以西郊之地冊為南面之君敢竭庸
愚常敦歡好 甲寅知延州郭勸落職知齊州鄜延鈐
轄兼知鄜州李渭降授尚食使知汝州坐不察敵情也
朝廷雖知元昊反然猶善遇其使者將行不肯受詔及

賜物樞密院議數日不決王德用陳執中欲執之盛度
張觀不可卒遣之但却其獻物韓周復送至境上 二

月庚午許明州立學仍給田五頃 編修院與三司上

歷代天下戶數

前漢十二百二十三萬三千六十二後漢十六百七萬七千九百六十魏九十

四萬三千四百二十二晉二百四十五萬九千八百宋
九十萬六千八百七十後魏三百三十七萬五千三百
六十八北齊三百三萬二千五百二十八後周三百五
十萬隋八百九十萬七千五百三十六唐九百六萬九
千一百五十四太祖朝二百五十萬八千九百六十五
太宗朝三百五十七萬四千二百五十七真宗朝八百
六十六萬九千七百九十九實元元
年一千一十一萬四千二百九十

先是帝御通英閣

讀真宗皇帝所撰正說養民篇見歷代戶口登耗之數
顧謂侍臣曰今天下民籍幾何翰林侍讀學士梅詢對
曰先帝所作蓋述前代帝王恭儉有節則戶口充羨賦
歛無度則版圖衰減炳然在目作監後王自五代之季
生齒彫耗太祖受命而太宗真宗繼聖承祧休養百姓
今天下戶口之數蓋倍於前矣因詔三司及編修院檢
討以聞至是上之

呂中曰戶口之數有盛必有衰有成必有壞天地消

息況于人乎自古養民誠未有過于一千萬戶唐明
皇之世幾之矣繁盛既極旋復衰耗是可付之數也
然堯舜禹啟太平凡三百餘年文武成康亦太平三
百餘年養之既至教之亦備無夭折扎瘥及兵革之
禍父祖子孫數十世為太平之民此又可以數言乎
國家戶口至寶元亦一千萬可為極矣然慶歷嘉祐
之盛接踵于其後何至于明皇始盛而終耗耶

初元昊反書聞朝廷即議出兵羣臣爭言小醜可即誅

滅右正言吳育獨建議元昊雖名藩臣其尺賦斗租不入縣官窮漠之北服叛不常宜度外置之示以不足責且彼已僭輿服夸示酋豪勢必不能自削宜援國初江南故事稍易其名可以順拊也奏入宰相張士遜笑曰人言吳正言心風果然至是育復上奏言宜堅壁清野以挫剽急之風徐觀其勢而為之策俱不報

考異心風據龍川別

志然別志稱吳舍人則誤矣育時以右正言諫院供職明年五月乃知制誥又明年六月乃為起居舍人

丁未徙知潤州范仲淹知越州 庚戌都官員外郎王

素為侍御史中丞孔道輔薦之素旦子也 丙辰許泉

州立學仍給田五頃 魏國永聖保壽夫人許氏卒輟

視朝三日追號肅成賢穆夫人遣官護葬帝為制服發

哀視奠其喪葬日又輟視朝 丁巳鑄皇宋通寶錢國

朝錢文皆曰元寶而冠以年號及改號寶元文當曰寶

元元寶詔學士院議因請改曰豐濟元寶帝特命以皇

宋通寶為文 元昊為書及錦袍銀帶投獻延境上以

遺金明李士彬且納以叛侯人得之諸將皆疑士彬副

都部署夏元亨獨曰此行間耳士彬與羌世仇若有私約通贈遺宜使衆知耶乃召士彬與飲厚撫之士彬感泣不數日果擊賊取首馘羊馬自效 詔權停貢舉

夏四月癸亥封嘉勒斯賚妻為夫人二子俱為團練使各賜衣帶器幣及茶絹時嘉勒斯賚父子猜阻異居不相統屬朝廷欲兼撫之故有是命 乙丑放官人二百七十

人

考異長編作二百七人今從宋史

帝因諭宰臣張士遜等曰不獨矜

其幽閑亦可省掖禁浮費也近復有人邀車駕獻雙生

二女子朕却而不受士遜對曰前代帝王多為女色所惑今陛下不受其獻又減放宮嬪誠盛德之事也然天聖末士遜亦嘗納女口於宮中為御史楊偕所彈云士申免昭州運糧死蠻寇者家徭二年賦祖一年辛巳潁州言戶部侍郎蔡齊卒贈兵部尚書諡文忠齊方重有風采不妄言自初仕未嘗至權門丁謂秉政欲齊親已齊終不往性謙退有善未嘗自伐篤於故舊龐籍楊偕劉隨段少連皆齊所薦後多為名臣丁亥募河

東陝西民人粟實邊 右司諫韓琦上言祖宗以來躬
決萬務凡於賞罰任使必與兩制大臣外朝公議或有
內中批旨皆是出於宸衷自莊獻明肅太后垂簾之日
始有奔競之輩貨賂公行假託皇親因緣女謁或於內
中下表或但口為奏求是致僥倖日滋賞罰倒置唐之
斜封今之內降蠹壞綱紀為害至深陛下聖德日新厲
精為治惟此久弊沿而未除臣欲乞特降詔諭今後除
諸官宅皇族有已分事方許於內中奏陳自餘戚里之

家及文武臣僚或有奏請事宜並於閣門及合屬去處
進狀更不許於內中奏陳犯者重行貶責如此則聖政
無私朝規有叙矣 己亥禁皇族及諸命婦女冠尼等非
時入內 癸亥詔張若谷任師中韓琦與三司詳定減
省浮費從賈昌朝之請也 知樞密院事王德用狀貌
雄毅面黑而頸以下白皙人皆異之其居第在泰寧坊
直宮城北隅開封府推官蘇紳嘗疏言德用宅枕乾岡
貌類藝祖帝匿其疏不下御史中丞孔道輔繼言之語

與紳同且謂德用得士心不宜久典機密壬子罷為武

寧節度使赴本鎮德用尋以居第獻詔隸芳林園給其

直

考異德用傳及紳傳並稱紳論德用時任翰林學士誤也德用罷樞密時紳但為館職開封推官耳傳又

云即日獻其第恐未必如是之亟也德用嘗有章自辨云宅枕乾岡朝廷所賜貌類藝祖父母所生識者以為

名以鎮海節度使夏守贊知樞密院事守贊時為真

定府路都部署召用之既入見問西事守贊言平州小

寨屯兵馬不及千餘第可禦草寇耳若賊兵盛至固守

不暇安能出鬪耶宜并小寨兵馬共扼衝要伺便邀擊

可以成功帝深然之 韓琦言今欲減省浮費莫如自
宮掖始請令三司取入內侍省并御藥院內東門司
先朝及今來賜予支費之目比附酌中皆從減省無名
者一切罷之詔禁中支費只令入內侍省御藥院內
東門司同相度減省其臣僚賜予即許會問入內侍
省等處施行琦又言景德至景祐文書右司必不備具
若俟取索齊始議裁減徒成淹久但考今日調度實浮
費者即可蠲省如故將相戚里及權近之家多占六軍

耗費縣官衣糧有妨征役在京者不啻數千人若此類何必待景德景祐文書校耶詔從之 癸丑罷羣牧制

置使尋復之

此據會要景祐二年十月十三日復置

六月壬戌詔自乘

輿服御及宮掖所須宜從簡約若吏兵祿賜毋得輒行裁減時論者或欲損吏兵俸賜帝曰祿廩皆有定制毋遽更變以搖人心宜申諭之故降是詔 丙寅以左侍禁魯經為閤門祗候經使嘉勒斯賚特擢之先是遣經持詔諭嘉勒斯賚使擊元昊以披其勢賜帛二萬疋斯賚奉

詔出兵四萬五千嚮西涼西涼有備斯賚知不可攻捕殺遊邏數十人亟還聲言圖再舉然卒不能也初議重賄斯賚使擊元昊因以地與之參知政事程琳曰使嘉氏得地是生一元昊不若用間使二羌勢不合即中國之利也 戊辰詔諸致仕官嘗犯贓者毋推恩子孫

辛未以殿前都虞候石元孫為鄜延路副都部署 壬

申以左千牛衛將軍宗實為右千牛衛大將軍始自宮

中出還第時年八歲

考異英宗實錄正史並云豫王生英宗乃還第按豫王以此年八月

甲戌生英宗以六月壬申
還第實錄正史蓋不審也

先是詔陝西安撫使龐籍

諭旨知永興軍夏竦議西鄙事丙子竦言繼遷一族本
党項遺種居呼韓舊地東薄銀夏西並靈鹽南趨邠延
北抵豐會迤邐平夏幅員千里太平興國中繼遷逃背
鵠集萬騎屢寇朔方至道初白志榮糧卒並沒僅以身
免朝廷盱食關輔騷然既而命李繼隆等五路趣平夏
竭內帑之財罄關中之力卒無功而還然繼遷當凡繼
捧入朝之後為曹光實掩襲之餘遁逃之跡窮蹙可知

涼州潘羅支沙州曹延祿皆受朝廷節度使犄角追討
靈州河外數十大蕃族皆有讎怨願助國討除猶積年
不能撲滅真宗即位監追討之弊愍關輔之勞惟戒疆
吏謹烽堠嚴卒乘來即驅逐去勿追捕又以延原最要
害屯兵且衆命增置鈐轄都監以備奔軼此實真宗之
遠圖也然拓跋之境自靈武陷沒銀綏割棄以來假朝
廷威靈聚中原祿賜畧有河外服屬小蕃德明元昊久
相繼襲拓地千餘里積貨數十年較之繼遷勢已相萬

芻豢過飽猖獗遽彰讎者莫不欲大行誅討然而兵者
凶器戰者危事聖人不得已而用之自昔兵家皆欲先
勝而後戰即舉無遺策以繼遷窮蹙比元昊富實事勢
可知也以先朝累勝之軍較當今關東之兵勇怯可知
也以興國習戰之帥方沿邊未試之將工拙可知也繼
遷逃伏平夏元昊窟穴河外地勢可知也若分兵深入
則自齎糧糗不能支久須載芻粟難於援送師行賊境
利於速戰儻進則賊避其鋒退則敵躡其後晝設奇伏

夜燒營柵師老糧匱深可虞也若窮其巢穴須涉大河
既無長舟巨艦則須浮囊挽綆賊列寨河上以逸待勞
我師半渡左右來擊未知何謀可以捍禦臣以為不較
主客之利不計攻守之便議追討者是為無策事不先
定必有後憂計上十策一教習強弩以為奇兵二羈縻
屬羌以為藩籬三詔嘉勒斯養父子并力破賊四度地形險
易遠近寨柵多少軍士勇怯而增減屯兵五詔諸路互
相應援六募土人為兵號神虎保捷州各一二十人以

代東兵七增置弓手壯丁獵戶以備城守八並邊小寨
毋積芻糧賊攻急則棄小寨入保大寨以全兵力九關
中民坐罪若過誤者許入粟贖罪銅一斤為粟五斗以
贍邊計十損邊冗兵冗官及減騎軍以紓饋運當時頗
採用之 壬午詔削元昊官爵除屬籍揭榜于邊募
人擒元昊若斬首獻即以為定難節度使元昊界蕃
漢職員能率族歸順者等第推恩初保忠但賜國姓以
詔言除屬籍誤也

考異呂氏家塾記云趙元昊反有詔
削奪在身官爵募能生擒元昊者斬

首者即以爲節度使仍賜錢萬萬許公時在大名聞之驚曰謀之誤矣立削奏曰前代方鎮叛命如此語誓則有之矣非所以御戎狄也萬一反有不遜之言得無損國體乎朝廷方改之已聞有指斥之詞矣寶元元年十二月元昊反書聞即絕沿邊互市今詔但削奪官爵設賞格耳本傳并言絕互市蓋誤也

徙監泰

州酒稅務余靖知英州監鄆州酒稅尹洙知長水縣乾

德縣令歐陽修權武成軍判官 丙戌詔京東安撫司

移文諭契丹以元昊反已奪官除籍及沿邊益兵之意

秋七月知諫院韓琦請自今雙日止御後殿視事帝

問輔臣以故事張士遜對曰唐五日一開廷英蓋資閒

燕以輔養聖神帝曰與夫宵衣旰食固不侔也前代帝王靡不初勤政事而後失於逸豫不可不戒也時帝感小疾太醫數進藥故琦有是請帝訖不從 戊午以夏竦知涇州兼涇原秦鳳路沿邊經畧安撫使涇原路馬步軍都總管范雍兼鄜延環慶路沿邊經畧安撫使鄜延路馬步軍都總管 八月己巳降武寧節度使王德用為右千牛衛上將軍知隨州仍特置判官一員初德用既以孔道輔言罷知樞密院而河東都轉運使王公

又言德用嘗令府州折繼宣市馬至是德用以馬與券
來上乃市於商人然猶用言者而再貶之家人皆惶恐
而德用舉止言色如平時但不接賓客而已 甲戌皇
子生美人苗氏出 丙子德音降三京罪一等徒以下
釋之賜諸軍緡物 兩川自夏至秋不雨民大饑庚辰
命韓琦為益路體量安撫使西染院副使王從益副
之蔣堂為梓夔路體量安撫使左藏庫副使夏元正副
之 初帝用禮官議祀高禘于郊又以宋火德制赤帝

象于宮中以祈皇子已而苗美人有娠見日在帳中赤
蛇出于殿墀又神光照庭及皇子生資質端碩帝聞若
神人告曰最興來因以為小字辛巳命參知政事王駿
以太牢報祠高禱

資治通鑑後編卷四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資治通鑑後編卷四十五

刑部尚書徐乾學撰

宋紀四十五

起屠維單閼九月
盡十二月凡四月

仁宗體天法道極功全德神文聖武睿哲明孝皇帝

寶元二年九月甲午以美人苗氏為昭容俞氏為婕妤
御史中丞孔道輔性鯁特立遇事彈劾無所阿避出

入風采肅然及再執憲權貴益憚之初道輔迎其父里中僦郭贄舊宅居之有言於帝曰道輔家近太廟出入傳呼非所以尊神即詔道輔他徙殿中丞張宗古上言漢內史府在太廟垣中國朝以來廟垣下皆有官司第舍請勿令道輔避帝曰若此豈重宗廟乎丙申詔宗古免劾出通判萊州道輔歎曰憮人之言入矣未幾果出宗古宗彞弟也 己亥皇長女封福康公主次女封崇慶公主福康母曰苗昭容崇慶母曰俞婕妤 乙卯出

內庫銀四萬兩易粟賑益梓利夔路饑民 是月太子
中允直集賢院富弼上疏曰竊聞去年十二月趙元昊
反陛下召輔相於宴會不容頃之間輔相馳車馬於康
衢殊乖坐鎮之重變起倉卒事無準繩衆皆謂之忽然
臣則知其有素昔元昊常勸德明勿事中朝且謂所得
俸賜只以自歸部落實繁窮困頗甚苟茲失衆何以守
邦不若習練干戈杜絕朝貢小則恣行討掠大則侵奪
封疆上下俱豐於我何恤時德明以力未甚盛不用其

謀豈有身自繼立而不可其說耶此元昊反狀有素者
一也自與通好畧無猜情門市不譏商販如織縱其來
往蓋示懷柔然而迹稔則容姦事久則生變故我道路
之出入山川之險夷邦政之臧否國用之虛實莫不周
知而熟察又比來放出宮女任其所如元昊重幣市之
納之左右不惟朝廷之事為其備詳至於宮禁之私亦
所窺測濟以凶狡之性貪欲之謀豈顧守宗盟坐受羈
制此元昊反狀有素者二也西鄙地多帶山馬能走險

潮海彌遠水泉不生王旅欲征軍需不給窮討則遁匿
退保則襲追以逗撓為困人之謀以遲久為匱財之計
元昊恃此艱險得以猖狂復知先朝加兵於我而終棄
靈夏況我彊盛百倍往時今若稱兵必能得志此元昊
反狀有素者三也朝廷累次遣使元昊多不致恭或故
作滯留而不迎或佯為忽遽而見迫或欲負宸而對或
欲專席而居雖相見之初暫御臣下之服而送出之後
便具帝者之儀蓋久已稱尊成其驕態忽下編於臣列

深恥見於國人日講異圖自求足志此元昊反狀有素者四也項年靈州屯戍軍校鄭美奔戎德明用之持兵朝廷終失靈武元昊早蓄姦險務收豪傑故我舉子不第貧賤無歸如此數人自投於彼元昊或授以將帥或佐之公卿推誠不疑倚為謀主此元昊反狀有素者五也西北相接亂華為虞自古聞之於今見矣項者元昊援契丹為親私自相通共謀寇難緩則指為聲勢急則假其師徒至有犄角為奇首尾相應彼若多作牽制我

則困於分張蓋先已結大寇之彊方敢立中原之敵此
元昊反狀有素者六也是六者歲月已久中外共聞而
天子不得知朝廷不為備此乃兩府大臣之罪也臣今
畧舉八條伏惟聖明詳擇一事聞元昊遣使擇其勇悍
難制彊辯自高者推為心腹必謂不敢加誅得以恣行
屈彊以能揣敵情為有智以不辱君命為得賢我若察
其叛謀所宜始至之日盡斬都市事出不意乖其本謀
即時削奪或命將致討或發兵備邊戎人必憚而失圖

戰士必為之增氣而反遠從境上召之都下恣其貨易
待之雍容重幣遣還優辭慰恤者豈非冀其回心易慮
復義向化乎夫朝廷結以恩信幾四十載尚無懷感之
意終致反常之禍豈茲姑息遂可浚移總緣執事者異
懦自居優游不斷殺之恐其急擊囚之恐其有辭遂至
放還借示寬貸向若未能加戮只宜境上却回使其不
測淺深猶可謂之下策召而復遣遂其能揣敵情之智
成其不辱君命之賢大國之謀悉為小戎所料況當時

調發正當輦運相屬道路雜沓民口沸騰彼之往來盡
得聞見謀國若此取侮之道也二事自去年十二月至
今年四月相繼三度揀軍皆遣使臣傳布宣命每至都
邑無不張皇臣謂今始用武遽稱乏人萬一邊兵敗衄
頻有殺傷須行補添別設應援其時調發揀選比之今
來必大興作凡係兵籍既已不充所謂鄉軍豈免彊配
若果行之為患非細三事今年四月降中書劄子稱臣
僚上封言諸路羨登用備供入乞誠諭轉運司如用度

關須管內自擘劃支贍不得如前乞自京般請錢糧臣
謂都下財貨固當在處加阜有入無出莫知紀極今諸
路運使以逐州實約之費無多羨餘年歲間有凶殺則
必蠲除朝廷有要素則必多方搜括裁可應副若又分
外督之不知出於何所朝廷既行誠諭運使不敢冒違
無計以供惟民是取民或不禁必生怨怒虧損和氣馴
致深憂况元昊背畔關中用兵要在安民圖共禦寇而
反靳中府無用之物擾西方已困之民惜財費人大非

祖宗之用心也四事去歲降詔令內外兩省官及諸司使副在邊者并軍職刺史等保舉殿直官已上堪充邊任者臣聞有德者然後知人之德有才者然後識人之才無德者見有德必憎非才者見有才必忌使之擇人何由得士臣又聞官大者德未必大位高者才未必高若限以官秩選求必恐其才德遺逸小而下者豈盡無能果有奇才皆可薦舉而限以詔條得士為難臣謂兩省官諸司使副或軍職刺史在邊者不可一例受詔宜

令兩府精擇有才識公望卓然為人所稱者方令舉官
仍宜不限品秩自借職選人以上皆得充舉所保之事
須保堪任邊上重難任使或本人邊事不集並當同罪
則人人自畏豈敢容易保舉哉五事竊聞廊延路嘗與
蕃兵接戰有一寨主為蕃兵所得及鹵去軍民甚衆西
頭供奉官馬遵引兵追戰即時奪回延帥范雍及副都
部署劉平奏乞酬獎朝命只遷東頭供奉官而已夫馬
遵者出死力突堅圍引既衄之兵入不存之地奪已擒

之將士拔已陷之師徒雖非大功亦可謂之奇節矣況復范雍劉平者國家方大倚注保奏理合超遷只進一官殊乖輿論六事中書樞密院同進購募元昊科格告示天下夫購者起於亂秦用於末世三代已往不聞有此今太平一統偶有小醜當加討禦奈何勸陛下行亂秦末世之事乎然有不得已者亦或為之何則苦於用兵為助兵之術則購之漢高祖購項羽是也兵力驟敗敵勢轉盛內懷震懼計無所出則購之王莽購劉縯是

也用兵不一困於支離敵又相乘力未能應則購之梁太祖購劉知俊是也一夫跳走不知所從雖有甲兵之強無以加討則購之楚平王購伍員之類是也四購雖設無一獲者是購為無益不可全任明矣七事樞密使夏守贊早事先朝嘗恭儲吏既緣攀附漸致顯榮才術無聞公忠弗有一旦擢居衆賢之上俾贊萬務之機朝命則行人心不允况復元昊作梗西陲用兵上資睿聖之謀下取樞臣之畫所宜遴選才能削平禍亂而罔詢

厥德遽用斯人不問賢愚皆所輕笑亟宜罷免以重觀
瞻八事西鄙用兵已來數差移武臣往彼每有過闕求
見者必於邊事有聞陛下聽朝之餘何惜一見召於咫
尺待以從容霽其威顏加之善誘使無懼悵盡意敷陳
然後觀其奏對之是非察其趣嚮之邪正可者則獎激
而遣之不可亦優容而罷之如此則各盡所懷無不感
悅勇銳立功報主何憂乎叛寇何恤乎用兵哉 冬十
月甲子罷諸司三品官卒輟視朝初光祿卿鄭立卒禮

官舉故事請輟朝而議者以為今諸司三品非要官恩

禮不稱輟朝故罷之

宋敏求春明錄云國初以來唯正官三品方得諡兼官贈三品不得

諡真宗命陳彭年詳定遂詔文武官至尚書節度使卒許輟朝贈官至三品許請諡而史佚其傳當考

宗正寺修玉牒官李淑上所修皇帝玉牒二卷皇子籍

一卷 丙寅帝御延英閣觀講左氏春秋及讀正說終

帝曰春秋所述前世治亂之事敢不監戒正說先帝訓

言敢不尊奉丁度等拜伏而言曰陛下德音若此誠天

下之福也帝復問度洪範酒誥二篇大義度悉以對因

詔度講周易淑讀三朝實訓度及李仲容讀所編經史
規鑒事迹 己巳壽州長史林獻可言國家休咎之事
帝謂輔臣曰朝廷得失在任人得人則政治失人則政
隳若堯舜之世雖有災異不為害桀紂之世雖有祥瑞
不為福今之言者多挾此以求進用不可不察 癸酉
降益州路轉運使明鎬知同州坐知陵州楚應機受賕
鎬失按舉也應機將敗或告鎬以先期奏之鎬曰獲罪
則已安可欺朝廷耶 十一月戊子朔出內庫真珠估

緡錢三十萬賜三司帝諭輔臣曰此無用之物既不欲捐棄不若散之民間收其直助糴邊儲亦可少紓吾民之斂也 壬辰詔禮部貢院自今省試舉人設簾都堂中間而施帷幕兩邊令內外不相窺見點檢試卷官及吏人非給使毋得輒至堂上其詩賦論題並以注疏所解揭示之不許上請或題義有疑當請者仍不得附近簾前御試考校並分上中下三等初考用墨其點抹於卷後通計之若塗註脫誤四十字以上頗為不謹亦依

禮部格少字數退黜之 癸巳以皇子生宴宗室於太
清樓讀三朝寶訓賜御詩 丁酉降知樞密院事盛度
為尚書右丞知揚州參知政事程琳為光祿卿知潁州
御史中丞孔道輔為給事中知鄆州初張士遜素惡琳
而疾道輔不附已將并逐之會開封府吏馮士元以贓
敗知府鄭戩窮治之辭連度琳及天章閣待制龐籍直
集賢院呂公綽太常博士呂公弼等十餘人士遜察帝
有不悅琳意即謂道輔上顧程公厚今為小人所誣宜

見上為辨之道輔入對言琳罪薄不足深治帝果怒以道輔朋黨大臣故特貶焉於是度坐令士元強取其鄰所賃官舍琳坐令士元紹市張遜故第籍與公綽公弼坐令士元市女口皆被黜罰而士元流於海島己亥帝謂輔臣曰所決馮士元獄如聞頗愜中外之論張士遜對曰臺獄阿徇非特出宸斷無以肅清朋黨帝曰君子小人各有黨乎士遜曰君子之黨為公小人之黨乃同惡相濟耳帝曰若周之十亂可謂同心同德大抵法令

必行邪正有別則朝綱舉矣詔盛度等如有章表所在
無得受 辛丑許建州立學仍給田五頃 壬寅以參
知政事王駿知樞密院翰林學士知制誥宋庠參知政
事 癸卯詔曰左右輔臣人所視效中執法朕之耳目
而度乘高勢以侵占民居琳嘗尹京邑以巧譎市第道
輔又陰為之地奏請寬貰咸已正治厥罪其申告中外
使知狀焉 時陝西用兵調費日蹙天章閣待制同判
禮院宋祁止疏論三冗三費曰何謂三冗天下有定官

無限員一冗也天下廂軍不任戰而耗衣食二冗也僧道日益多而不定數三冗也三冗不去不可以為國請斷自今日僧道已受戒具者姑如舊其方著籍為徒弟子者悉還為民可得耕夫織婦五十萬人一冗去矣天下廂軍不擇孱小尪弱而悉刺之纔圖供役本不知兵亦日費廩糧歲費庫帛數口之家不能自庇於是相挺逃匿化而為盜賊者不可勝計請自今罷天下招廂軍其已在籍者許備役終身如此則中下之家悉入農業

又得力耕者數十萬則二冗去矣國家郡縣素有定官
譬以十人為額常以十二加之即遷代罪謫足以無乏
今則不然一官未缺十人競逐州縣之地不廣於前而
官五倍於舊吏何得不苛進官何得不濫除請詔三班
審官院內諸司流內銓明限員以為定法其門廕流外
貢舉之色實置選限稍務擇人候有闕官計員增吏則
三冗去矣何謂三費一曰道場齋醮無日不有皆以祝
帝壽奉先烈祈民福為名國家抱虛以考祥小人誣神

而獲利宜取其一二不可罷者使畧依本教以奉薰修
則一費節矣二曰京師寺觀或多設徒卒或增置官司
衣糧所給三倍他處帳幄謂之供養田產謂之常住不
徭不役坐蠹齊民請一切罷之則二費節矣三曰使相
節度不隸藩要貪取公用以濟私家請自今地非邊要
州無師屯者不得建節度已帶節度不得留近藩及京
師則三費節矣臣又聞之人不率則不從身不先則不
信陛下若能躬服至儉風示四方衣服醪膳無溢舊規

請自乘輿始錦綵珠玉不得妄費請自後宮始 是月
西賊寇保安軍鄜延鈐轄盧守懃等擊走之賊又三萬
騎圍承平寨鄜延副部署許懷德時在城中率勁兵千
餘人突圍破賊賊乃解去 十二月庚申詔審刑院大
理寺刑部毋通賓客 貶折繼宣為楚州都監以其弟
繼閔權領府州事繼宣苛虐掊克種落嗟怨故也 乙
丑賞保安軍守禦之功以盧守懃為左驥驎使都巡檢
司指使散直西河狄青為右班殿直青功最多故超四

資授官 帝嘗問參知政事宋庠以唐入閣儀戊辰庠上奏曰夫入閣乃唐隻日於紫宸殿受常朝之儀也唐有大內又有大明宮在大內之東北世謂之東內自高宗以後天子多在大明宮宮之正南門曰丹鳳門內第一殿曰含元殿大朝會則御之對北第二殿曰宣政殿謂之正衙朔望大冊拜則御之又對北第三殿曰紫宸殿謂之上閣亦曰內衙隻日常朝則御之凡天子坐朝必須立仗於正衙殿或乘輿止御紫宸即喚仗自宣政

殿兩門入是謂東西上閣門也以本朝宮殿視之宣德門唐丹鳳門也大慶殿唐含元殿也文德殿唐宣政殿也紫宸殿唐紫宸殿也今或欲求入閣本意施於儀典即須先立仗於文德之庭如天子止御紫宸殿即喚仗自東西閣門入如此則差與舊儀合但今之諸殿比於唐制南北不相對直為殊耳故後來議論因此未明又案唐自中葉以還雙日及非時大臣奏事別御延英殿若今假日御崇政延和是也乃知唐制每遇坐朝日即

為入閣而叔世離亂五朝草創大昕之制更從易簡正
衙立仗因而遂廢其後或有行者常人之所罕見乃復
謂之盛禮甚不然也今相傳入閣圖者是官司記常朝
之制如閣門有儀制敕雜坐圖之類何足為希闊之事
哉況唐開元舊禮本無此制至開寶中諸儒增附新禮
始載月朔入閣之儀又以文德殿為上閣舛差尤甚盖
當時編撰之士討求未至太宗朝儒臣張洎亦有論奏
頗為精洽或朝廷他日修復正衙立仗欲下兩制使豫

加商榷以正舊儀然議者以為今之殿閣與舊制不同
難復行之 己巳降侍御史王素為都官員外郎知鄂
州初孔道輔與素連姻及舉素為臺官而未嘗以聞道
輔既坐鞫獄阿徇貶故并素出之壬申詔中書自今御
史闕官宜如舊制具兩省班簿來上朕自擇官令舉人
初中丞與知雜御史例得舉臺官及道輔舉素帝以為
比周故降是詔 癸酉以益梓利夔路饑罷皇子降生
進奉從韓琦請也異時有司督責賦役煩急收市上供

物不以其直琦悉為輕減蠲除之逐貪殘不職吏罷冗
役六百六十餘人活饑民一百九十餘萬明道中簡州
勸誘納粟復糴之為錢十六餘萬悉歸常平琦曰是乃
賑濟之餘非官緡也發庫盡給四等以下戶孔道輔
既貶鄆州始知為張士遜所賣頗憤惋行至韋城發病
卒然天下皆以遺直許之閏月己酉以開封府推官
直集賢院富弼知諫院是月元昊復遣賀九言齎嫚
書納旌節及所授勅告并所得勅榜置神明匣留歸娘

族而去其書畧曰持命之使未還南界之兵躁動於廊
延麟府環慶涇原路九處入界又曰南兵敗走收奪旗
鼓符印槍刀矛戟甚多兼殺下蕃人及軍將士不少又
曰既先違誓約又別降制命誘導邊情潛謀害主諒非
聖意皆公卿異議心膺妄圖有失宏規全忘大體又曰
蕃漢各異國土迥殊幸非僭逆嫉妬何深又曰元昊久
與契丹聯親通使炎宋亦與契丹玉帛交馳儻契丹聞
中朝違信示賞惑亂蕃族諒為不可又曰伏冀再攬菲

言深詳微懇回賜通和之禮薦行結好之恩

李燾曰據夏臺事述

有元吳嫚書稱天授禮法延祚二年十二月蓋此年冬末也嫚書言邊兵九處入界實錄都不詳當考之

是歲直史館蘓紳陳便宜八事一曰重爵賞二曰遴選

擇三曰明薦舉四曰異服章五曰適才宜六曰擇將帥

七曰辨忠邪八曰修備預書奏帝嘉納之尋除史館修

撰

除修撰在閏十二月巳酉今附此

紳又請詔西邊將帥為入討計且

曰以十年防守之費為一歲攻取之資不爾則防守之

備不止於十年矣其論利害甚多 知延州范雍言自

元賊不臣鄜延環慶涇原三路並近賊界河南麟府亦
接連延州最當要害其地濶遠而賊所入路頗多又寨
柵疎遠土兵至少無宿將精卒熟諳山川形勢先曾奏
請如賊入一路即令諸路舉兵牽制之朝廷已降處分
今聞上言者以為生事乞不酬賞是欲坐觀此路被害
更無首尾相救之勢萬一敗事臣雖盡忠死節已誤國
家之寄望察不當職臣僚妄言之弊更嚴下約束如諸
路因牽制而獲功者即明行軍賞儻一路獲全則諸路

皆得無虞仍乞早選差兵官共力禦賊 廊延環慶副都部署劉平上攻守之策曰五代之末中國多事唯制西戎似得長策於時中國未嘗遣一騎一兵遠屯塞上但任土豪為衆所伏者以其州邑就封之凡征賦所入得以贍兵由是兵精士勇將得其人而無邊陲之虞太祖廓清天下謂唐末諸侯跋扈難制削其兵柄收其賦入自節度使以下第其俸祿或四方有急則領王師行討事已兵歸宿衛將還本鎮雖為長策然當時大臣不

能遠計亦以朔方李曇興靈武馮繼鄴徙於內地自此
靈夏漸敝中國命將出守發兵就屯千里饋糧遠近騷
動十年之中兵民交困靈武既失守趙德明以僻守一
隅且懼問罪亟馳驛奏願備藩臣朝廷姑務息民即以
靈夏兩鎮授之德明潛治甲兵日滋邊患當時若止棄
靈夏綏銀四州限山為界使德明遠遁漠北無今日之
患既以山界蕃漢人戶并授之而廊延環慶涇原秦隴
歲宿兵數萬今元昊僭逆恣行殺害衆叛親離復與嘉

勒斯賚相持已久結隙方深此乃天亡之時臣聞寇不可
玩敵不可縱或元昊一旦為人殺戮首豪代立與嘉勒斯
賚通和約契丹為表裏則西北之邊未可測矣若以廊
延環慶涇原秦隴四路軍馬分為兩道益以蕃漢弓箭
手步騎得精兵二十萬比元昊之衆三倍居多乘人心
離散與嘉勒斯賚立敵之時緣邊州軍轉徙糧草二百餘
里不出一月可坐致山界洪宥等州招集土豪以授職
名給衣祿金帛自防禦使以上第封之以土人補將校

勇者貪於祿富者安於家不期月而人心自定或授嘉
勒斯賚以靈武軍節度使西平王使逼元昊河外族帳復
出廊延石州蕃漢步騎收河西部族以厚賞招其酋帥
其衆離貳則以大軍進討以所得城邑封之元昊不過
竄身河外窮寇耳今倚山界洪宥等州蕃部為肘腋以
其勁勇而善戰鬥若失之是斷其左右臂靈夏綏銀不
產五穀蕃部馳騁不習山界道路每歲供給資糧以贍
之若復收洪宥以山界憑高據險下瞰沙漠各列堡障

量以戍兵鎮守此天險也彼靈夏綏銀千里黃沙本非
華土往年調發遠戍老師費糧官私疲敝以致小醜昌
熾此謀之不臧也或朝廷貸元昊之罪更示含容宿兵
轉多經費尤甚恐契丹謂朝廷養兵百萬不能制一小
戎有輕中國之心然亦須議守禦之長計或元昊潛與
契丹結為聲援以張其勢則安能減西兵以應河北譬
如一身二疾不可並治必輕者為先重者為後也請召
夏竦范雍與兩府大臣議定攻守之策令邊臣遵守

李
燾

曰本傳云平奏此疏未報而元昊盛兵攻保安軍由土門路入寇平自慶州往援延州兵敗被執平被執乃明年正月二十三日則此疏必是年冬末所奏也慶州去京二十七程初夏竦請增置土兵

易戍兵東歸令既下知河中府龍圖閣直學士楊偕言西兵比繼遷時十增七八縣官困於供億今州復益一
二千人則歲費緡錢又增百餘萬國用民力恐由此屈
若訓習士卒使之精銳選任將帥求之方畧自然以寡
擊衆以一當百又竦云土兵募足量加訓練可代東兵
徒虛語耳自德明納款以來東兵猶不可代況今日乎

朝廷下疎議疎奏陝西防秋之敝無甚東兵一則不慣
登山二則不耐寒暑三則飲食難充驕懦相習四則廩
給至厚倍費錢帛今募土兵一則勁悍便習各護鄉土
人自為戰二則識山川道路堪耐饑寒三則代東兵歸
衛京師四則歲省芻糧鉅萬五則今歲霜早收聚小民
免至春饑起而為盜六則增數十指揮精兵讐伏賊氣
乃國家萬世之利今楊偕云以寡擊衆以一當百以臣
所見此乃虛言古者名將王翦南取荆楚須六十萬人

韓信北舉燕趙亦請益兵三萬惟光武昆陽之戰乘累捷之後前史曾云無不一當百乃一時之言非持久之事若偕能之乞命以代臣盡滅並邊兵馬萬人留百百人留十果以此數平兇盜寇即乞不次旌賞如其不能乃是挾私或懷希望亦乞嚴譴以戒讒慝詔以疎章示偕偕復奏云臣之所陳蓋以增兵不精徒費國用疎乃引王翦事為解夫秦楚敵國也楚多勇士故翦有此言今元昊亦小賊耳豈與本朝為敵國哉自古將帥深入

虜庭未有用六十萬人者霍去病與輕勇騎八百直棄
大軍數百里赴利斬捕首虜過當後又將萬騎歷五王
國過焉支山千餘里合兵鏖皋蘭下收休屠祭天金人
趙充國亦以萬騎破先零李靖以驍騎三千破突厥又
以精騎一萬至陰山擒頡利以獻此數將之兵皆不過
萬人其餘深入蕃境或至西域諸國用少擊衆不可勝
數今竦在涇原守其城壘據其險阻來則禦之去則釋
之不聞出師討伐何用兵衆蓋竦意戰或敗衄欲以兵

少為辭耳又竦言土兵各護鄉土此乃淺近之見自古
兵有九地士卒近家謂之散地言其易離散也且以近
事言之閤門祇候王文恩為虜兵所敗土兵皆竄走惟
東兵近二百人拒捍射殺虜兵甚衆以此知兵之強弱
不繫東西將有謀則兵雖寡必精而難陷將非才則兵
雖衆必驕而易敗今邊郡參用東兵土兵正得其宜若
盡罷東兵亦非計也古人曰隴西之民有勇怯迺將吏
之制巧拙異也有必勝之將無必勝之民世嘗謂河址

兵勇臣以為不然昔袁紹曹操戰於官渡沮授謂紹曰
北兵雖衆而勁果不及南軍紹不聽果敗今江浙兵最
稱懦弱然昔項羽領江東子弟八千諸侯不敢仰視是
知兵不繫土地繫於將帥訓習節制撫養激勵之何如
耳今防邊東兵人月受米七斛五升土兵二石五斛而
疎乃言東兵廩給至厚此又不知之甚也疎又言土兵
募足量加訓練以代東兵且土兵數萬須募足訓練雖
三二歲未得其用兵精用之猶恐奔北豈有量加訓練

而能取勝哉竦議遂屈 鄜州判官种世衡言延安東
北二百里有故寬州請因其廢壘而興之以當寇衝右
可固延安之勢左可致河東之粟北可圖銀夏之舊朝
廷從之命世衡董其役夏人屢來爭世衡且戰且城然
處險無泉疑不可守鑿地百五十尺始至石石工辭不
可穿世衡命屑石一畚酬百錢卒得泉以濟城成賜名
清澗世衡放兄子也

資治通鑑後編卷四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衛治通鑑後編卷四十六

詳校官檢討

臣德生

編修

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進士

臣朱

於

校對官主事

臣陳

壩

謄錄監生

臣

白登雲

欽定四庫全書

資治通鑑後編卷四十六

刑部尚書徐乾學撰

宋紀四十六

起上章執徐正月
盡四月凡四月

仁宗體天法道極功全德神文聖武睿哲明孝皇

帝

康定元年春正月丙辰朔日有食之知諫院富弼請罷
宴徹樂就館賜址使酒食參知政事宋庠以為不可弼

曰萬一契丹行之為朝廷羞既而聞契丹罷宴帝深悔

之

兩熙寧初久旱乞罷御宴指名宋庠勸仁宗不納其言今從之

壬戌賜國子監學

田五十頃

鄜延環慶經畧司言元昊遣使至境上欲

議通和詔所上表如不虧臣禮即受之初西寇自承

平退聲言將攻延州范雍聞之懼甚請濟師疏入而元

昊詐遣人乞和雍信之不備元昊乃盛兵攻保安自土

門路入壬申聲言取金明寨都監李士彬嚴兵以待之

夜分不至士彬釋甲而寢翌日奄至士彬父子俱被禽

遂乘勝抵延州城下雍先以檄召鄜延環慶副都部署
劉平於慶州使至保安與鄜延副都部署石元孫合軍
趣土門及是雍復召平元孫還軍救延州平得雍初檄
即率騎士三千發慶州行四日至保安與元孫合軍趣
土門而雍後檄尋到平元孫遂引還乙亥復至保安平
素輕賊謂其下曰義士赴人之急蹈湯火猶平地況國
事乎因晝夜倍道兼行丁丑止營令騎兵先趣延州奪
門鄜延都監黃德和將二千餘人屯保安北碎金谷巡

檢萬俟政郭遵各將所部分屯雍皆召之為外援平亦使人趣其行戊寅德和政遵所將兵悉至五將合步騎萬餘結陣東行五里平令諸軍齊進至三川口遇賊時平地雪數寸官軍爭奮殺賊騎五七百人乃退賊復蔽盾為陣官軍亦擊却之奪盾殺獲及溺水死者又八九百人平左耳右脰皆中流矢日暮戰士上首級及所獲馬論功平曰戰方急且自記之悉當賞汝語未已輕兵薄戰官軍卻引二十餘步黃德和居陣後見軍卻率麾

下軍走保西南山衆軍隨皆潰平遣其子宜孫馳追德和執其轡拜之曰當勒兵還并力拒賊奈何先引去德和不從遂驟馬遁與宜孫皆趣甘泉平遣軍校以劒遮留士卒得千餘人力戰拒賊賊退還水東平率餘衆保西南山下立七寨自固距賊一里所賊夜使人至寨問主將所在平戒軍士勿應夜四鼓賊環寨大呼曰幾許殘卒不降何待平使人應之曰狗賊汝不降我何降也明日救兵大至汝衆庸足破乎已卯黎明賊復呼曰汝

降乎不然當盡死平又使人應之曰汝欲和者當為汝
言之朝賊舉鞭麾騎自山四出合擊官軍平與元孫巡
陣東偏賊衝陣分為二遂與元孫皆被執賊圍延州凡

七日及失二將城中憂沮不知所為會是夕大雪賊解

去城得不陷

考異劉平石元孫被執實錄稱是月十九日按司馬光記聞及趙珣聚米圖經皆不

然光所記日尤詳且與珣合今從之

士彬世守金明有兵近十萬人控扼

中路衆號鐵壁相公元昊叛遣使誘士彬士彬殺之元
昊乃使其民詐降士彬士彬白范雍請徙置南方雍曰

討而禽之孰若招而致之乃賞以金帛使隸士彬於是降者日至分隸諸寨甚衆元昊使其諸將每與士彬遇輒不戰而走曰吾士卒聞鐵壁相公莫不膽墜於地士彬由是益驕又以嚴酷御下多怨憤者元昊乃陰以金爵誘其所部渠帥往往受之而士彬不知是春元昊遣衙校賀真來見范雍自言欲改過歸命朝廷雍喜厚禮而遣之凡先所獲俘梟首於市者皆斂而葬之官為致祭真既出境賊騎大入諸降者皆為內應士彬時在黃

堆寨聞賊至索馬左右以弱馬進遂鞚以詣元昊與其
子懷寶俱陷沒雍初聞賊大舉令士彬分兵守三十六
寨勿令賊得入懷寶諫曰今當聚兵禦寇分則勢弱不
能支也士彬不從懷寶力戰死或曰元昊得士彬割其
耳而不殺後十餘年乃卒 癸未朝廷始知劉平石元
孫等兵敗被執乙酉詔陝西州軍有勇敢智謀之士識
西賊情偽與山川要害攻取方畧者悉詣所在自陳敷
遣赴京師 劉平石元孫敗黃德和誣奏兩人降賊知

樞密院事夏守贊頗辨其枉自請將兵擊賊二月丁亥
以守贊為陝西都部署兼經畧安撫等使參知政事
宋庠請嚴守備於潼關從之知諫院富弼言天子守在
四夷今城潼關自關以西為棄之耶已丑以入內副
都知王守忠為陝西都鈐轄富弼言有唐之衰始疑將
帥遂以內臣監軍取敗非一今守忠為都鈐轄與監軍
何異昨用夏守贊已失人望願罷守忠勿遣不聽以

鄜延鈐轄知鄜州張宗誨領興州防禦使許便宜從事

劉平石元孫之敗黃德和遁還鄜州時鄜城不完且無
備傳言賊騎將至人心惶恐宗誨乃嚴斥候力為守禦

計賊亦引去

考異德和正月二十五日到鄜州張宗誨附傳及正傳云德和遁還延州不納又走

鄜州宗誨曰軍奔將懼而無所歸亂也乃納之拘德和以聞此蓋因尹洙所為宗誨墓誌按實錄載德和事云德和遁至甘泉掠居民七日至鄜州誣奏劉平等又與宗誨同問王信以劉平所在此宗誨實未嘗拘德和也及德和還延州范雍即使人代領其衆遣歸鄜州聽命所稱宗誨拘德和當在此時德和前至尚有部曲又自稱力戰得脫宗誨何由不納後至則范雍既奪其兵安能作亂墓誌所云軍奔將懼而無所歸亂也蓋飾說耳附傳及正傳考之不詳遂承用之誤矣今削去宗誨拘德和事迹且德和見劉平等戰稍却即先遁去其意必

謂延州危急將旦暮陷安肯却入延州及延州圍解乃自鄜州復還延州范雍已劾其罪固應不納遣還鄜州聽命則為宗誨所拘其理勢亦當然也

庚寅詔嘉勒斯賚速領軍馬乘元

昊空國入寇徑往拔其根本成功當授銀夏節制仍密以起兵日報沿邊經畧安撫司出師為援別賜對衣金帶絹二萬疋嘉勒斯賚雖被詔然卒不能行也 辛卯天

文官李自正上星變圖且言月與太白俱犯昴當有邊兵大起帝謂輔臣曰陰陽占候中否參半紂以甲子亡武王以甲子興王者當祇畏天道要在人事應之何如

耳 壬辰命夏守贊兼沿邊招討使 宰相張士遜等
言禁兵戍邊久其家在京師者或不能自存帝特出內
藏緡錢十萬以賜之士遜等因請遣使安撫陝西於是
起居舍人知制誥韓琦適自蜀歸論西兵形勢甚悉即
命琦為陝西安撫使西上閣門使符惟忠副之帝謂琦
曰異類猖獗官軍不習戰故數出無功今因小警乃開
後福 白氣如繩貫日 甲午以通判鎮戎軍田京簽
書陝西經畧判官事從夏守贊請也 乙未京畿京東

西淮南陝西路括市戰馬敢轉隱者重寘之法出內庫
珠償民馬直又禁邊臣私市闕者官給韓琦言陝西科
擾頻仍民已不勝其困請免括此一路以安衆心從之
詔民間喪柩久寓僧寺不能收葬者官為埋葬之

丁酉詔樞密院自今邊事並與宰相參議舊例以中書
主民樞密主兵故元昊反邊奏皆不關中書翰林學士
丁度嘗建言古之號令必出於一今二府分兵民之政
若措置乖異則天下無適從非國體也請軍旅重務二

府得通議之知諫院富弼又言邊事係國安危不當專委樞密院而宰相不與乞如國初令宰相兼樞密使帝取其言而降是詔張士遜章得象等以詔納帝前曰恐樞密院謂臣等奪權弼曰此宰相避事耳非畏奪權也時西蕃首領吹通且沙吹通沙且自嘉勒斯賚界各稱偽將相來降詔補三班奉職借職羈置湖南弼言二人之降其家已誅夷當厚賞以勸來者庚子以且沙沙且並為左千牛衛將軍各賜帛茶使還本族捍賊 賜永興

軍草澤高懌號安業處士懌季興四世孫幼能屬文通
經史百家之說從种放隱終南山與張堯許勃號南山
三友會詔舉沈淪草澤知長安冠準聞其名薦之辭不
起景祐中錄國初侯王後懌推其弟忻得官及范雍建
京兆府學召懌講授諸生席間常數百人至是杜衍乞
賜以處士號乃命為大理評事懌固辭帝嘉其守特賜
之詔州縣歲時禮遇仍給良田五百畝其後文彥博又
言懌經術該通有高世之行可勵風俗復賜第一區

初元昊既陷金明寨遂攻安遠寨門永平等寨永平寨主監押初欲斂兵匿深山避賊指揮使史吉帥所部數百人遮城門立於馬前曰寨主監押欲何之二人以其謀告吉曰如此兵則完矣如城中百姓芻糧何異日為有司所劾吉為指揮使不免於斬願先斬吉於馬前不然不敢以此兵從行也寨主監押慚懼而返虜至圍城吉率衆拒守卒完城寨主監押以功各遷一官吉曰幸不喪城寨吾豈論功乎 丙午德音赦延州保安軍流

以下罪賊所刦掠地蠲其夏稅軍民及內屬蕃部為賊所害者量賜其家緡錢是日改元去尊號寶元二字許中外臣庶上封章議朝政得失自范仲淹貶禁中外越職言事知諫院富弼因論日食謂應天變莫若通下情願降詔求直言盡除越職之禁於是帝嘉納焉 丁未

詔陝西安撫使韓琦與轉運司量民力蠲所科芻糧調民修築城池悉具數以聞當加優恤將佐懦怯者並令罷去停諸州上供不急之物數十萬時慶州人陳叔度

等陳邊防策既而補官東南琦奏曰士忠義憤懣為國獻計雖稍收用乃置於僻左實羈縻之何得自效非所以開示誠意來人才也詔皆徙邊任 癸丑降振武節度使知延州范雍為吏部侍郎知安州坐失劉平石元孫也以環慶副都部署趙振為廊延副都部署兼知延州秦鳳路副部署劉興為環慶副部署兼知環州時賊兵尚圍塞門安遠寨延州諸將畏避莫敢出救及聞范雍責命衆憂駭訴於安撫使韓琦願無使雍去琦奏雍

二府舊臣盡瘁邊事邊人德之乞且留雍以安衆心趙振麓勇俾為部署可矣若謂雍節制無狀勢必當易則宜召知越州范仲淹委任之方陛下焦勞之際臣豈敢避形跡不言若涉朋比誤國家事當族 二月乙卯朔贈万俟卨子天益為太子右內率府副率以與西賊戰沒也 三月丙辰內出手詔賜兩府及執政舊臣俾條上陝西攻守之策 元昊侵邊不已關中擾攘言者追咎郭勸李渭不當拒絕山遇庚申命再降其官 同知

樞密院事陳執中言元昊乘天下久不用兵竊發西陲連犯亭障延安幾至不保范雍納詭詐之說失於戒嚴劉平任輕躁之心喪其所部上下紛攘遠近駭驚自金明李士彬族破而緣邊籬落大壞塞門至金明二百里須列修三城每城屯精卒千人招土民為弓箭手寇大至則保城壘小至則自驅逐每城選閤門祇候以上為寨主都監別以諸司使為蘆關一路都巡檢以填士彬之闕仍以兵二千人屬之使為三寨之援上下應接左

右相顧為不可攻之勢並邊熟羌久居漢地未嘗逃徙者委邊臣拊存之潛通賊謀反覆者破逐之至於新附黠羌尤為難信議者乃欲結西域諸國為天兵之援徒耗金帛終誤指縱又欲命瑪爾珍為緣邊巡檢彼既不孝於父安肯納忠於國若交兵之際與賊互出首尾則疆場之憂百倍於前矣邊兵小屈皮膚之傷也民力既窮腹心之患也若復徧修城池欲如河北之制食竭必亡力竭必亂賊兵外擾羣盜內侵臣恐宵旰之憂不在於

一方矣請且修緣邊城池其次邊如延州之廊同環慶之邠寧不過五七處量為營葺則科率既減民力稍蘇仍須廣土兵減騎卒蓋土兵增則守禦有備騎卒減則轉餉可蠲優爵秩之科以誘魚弁寬茶鹽之利以邀入中靜守以驕其志畜銳以挫其鋒更須主張將臣使橫議不及則忠臣得以盡節虎士得以忘生也時手詔諮訪輔臣攻守方畧執中既合議上對退復奏此疏帝嘉納之 癸亥詔陝西城池委都轉運使張存與安撫使

韓琦殿中侍御史陳洎相度且治邊要之處餘令以漸興功毋致傷農 詔沿邊各置烽候先是但走人偵報

韓琦以為請乃從之 辛未詔延州錄戰沒軍士子孫

壬申以宮苑使高志寧為河北諸州軍安撫使兼兩路營田使元昊初反志寧時知隰州亟上言請乘賊未發選驍將銳兵分道急趣覆其巢穴所謂疾雷不及掩耳章數十上不報徙知貝州及劉平石元孫陷於賊志寧歎曰前策不可復用矣朝廷始思其言即召至闕問

今宜為何策志寧曰今將不達權而兵不識法制故敗
乃請禁兵五百以古陣法教之既成帝臨試之復下禁
衛諸帥出行伍不達古法乃曰與今所習異不肯用志
寧又言元昊北與契丹通宜為備故有此命俾經畧之
癸酉太子中允知長水縣尹洙權僉書涇原秦鳳經
畧安撫司判官事從葛懷敏之辟也

考異洙先從葛懷敏辟但為涇原秦

鳳兩路經畧安撫判官其後夏竦韓范復辟洙始為陝西路經畧安撫判官實錄於此即云陝西誤也

太

子中允阮逸上鐘律制議并圖三卷詔送秘閣
延州

之沒開封郭遵以西路都巡檢使屬劉平麾下既與賊
遇馳馬入陣殺傷數十人賊出驍將楊言當遵遵揮鐵
杵破其腦兩軍皆大呼復持鐵槍挺進所向披靡會黃
德和引兵先潰去賊戰益急遵奮擊期必死獨出行間
軍稍却即覆馬以殿又持大稍橫突之賊知不可敵使
人持峯索立高處迎遵馬輒為遵所斷因縱使深入攢
兵注射之中馬馬踣仆地被殺於是特贈遵果州團練
使父母及妻子俱得封蔭遵所用鐵杵槍稍共九十斤

後耕得其器於戰處皇祐中乃并與衣冠葬之河南

丙子大風晝冥經刻乃復是夜有異氣長數丈見東南
丁丑罷大宴申詔中外言闕政先是改元詔求直言羣
下猶未有所獻故也 戊寅知樞密院事王駿陳執中

同知樞密院事張觀並罷駿知河南府執中知青州觀
知相州元昊叛帝數問邊計不能對及劉平石元孫等
敗議刺鄉兵久不決帝不悅宰臣張士遜言軍旅之事
樞密院當任其咎於是三人同日罷 以三司使晏殊

知河南府宋綬並知樞密院事駙馬都尉王貽永同知樞密院事殊在三司請罷內臣監兵不以陣圖授諸將及募弓箭手教之以備戰鬪又請出宮中長物助邊費凡他司之領財利者殊奏悉罷還度支事多施行帝初以手詔賜大臣居外者詢攻守之畧綬在河南畫十策以獻於是復召之與殊及貽永同筦樞密 召知永興軍杜衍權知開封府西邊用兵關中民苦調發吏或促辦因以侵漁衍為之區處計畫量物有無貴賤道里遠

近寬其期會使得次第輸送永興比他州民費省幾半
及為開封於民政尤盡力權近素聞衍名莫敢干以事
者 知越州范仲淹復天章閣待制知永興軍始用韓
琦言也 詔諸路轉運使提點刑獄及知州通判升朝
官各舉部內才任將帥者以名聞從富弼言也 初黃
德和自三川口引麾下先遁至甘泉縱掠居民七日達
鄜州明日有敗卒至德和問以劉平石元孫所在對曰
方戰時相失不知何在或言已降賊德和曰今當依此

奏言吾與汝轉戰得出不惟罪得解且可以收功卒既
出乃揚言平實降賊有蕃落將呂密者親見賊執平及
元孫亦紿對德和曰賊以紅旗導平等西去德和喜與
其意合乃命親吏作呂密狀諭以今列名皆得賞吏又
私增軍士數人即上奏言賊以生兵衝破大陣臣與劉
平等阻西山為寨再接再戰而平敗降賊臣等不受屈力
戰得出後數日平親隨王信自延州來德和與知鄜州
張宗誨問平所在信惡大將見執紿言賊使李金明來

約和平令帳下李康往答之既而還言元昊欲太尉面
相約和平即乘馬入賊中從者不得入德和起就東廡
謂信曰人皆言太尉降賊而汝獨言約和何也信曰非
信所知也它日德和復召信告之曰我已奏太尉降賊
為汝異同朝廷將有制獄汝能受枷禁乎我與汝一銀
釵鬻之亟去勿留時廊延已使人拘信信不得去會天
寒甚信乃為書遺平之子曰信從太尉與賊戰不利入
賊中與賊約和今人乃言太尉降賊信當以死明之今

衣裝悉為賊所掠願少有所濟保太尉一家廊延路走馬承受得其書馳驛以聞德和還延州至城南范雍不納使人代領其衆遣歸鄜州聽命尋徙同州德和懼且奏言盡忠於國而范雍誣臣棄軍又以書抵盧守懃及薛文仲曰如有中貴人來當為我營護之守懃得書又以聞朝廷乃命殿中侍御史文彥博入內供奉官梁致誠就河中府置獄復遣天章閣待制龐籍馳往訊之河東都轉運使王沿又言訪聞延州有金明敗卒二人自

賊中逃還云平等皆為賊縛去平在道不食數罵賊云
狗賊我頸長三尺餘何不速斬我縛我去何也彥博牒
延州求二卒竟弗得始朝廷信德和奏已發禁兵圍平
等家將收其族天章閣侍講賈昌朝言漢殺李陵母妻
陵不得歸而漢悔之先帝厚撫王繼忠家卒得其用平
事未可知而先收其族使果存亦不得還矣乃得不收
龍圖閣直學士任布亦言平非降賊者知諫院富弼力
奏平引兵赴援行不淹日以姦臣不救故敗竟罵賊不

食而死宜恤其家而延州吏民復詣闕訴平戰沒狀帝命撤圍賜平及元孫家絹五百疋錢五百貫布五百端

時河中獄猶未決也

考異賜平等家錢布乃三月二十三日此時河中獄雖未決德和誣

奏亦稍辨矣故朝廷有是賜始朝廷信德和誣奏即發兵圍平等家及有是賜則圍必撤矣不待斬德和後也實錄本傳皆云斬德和後贈平等官始撤兵蓋甚疎畧又云御史按得實狀延州吏民即詣闕訴平等戰沒此又不然方遣使置獄時吏民即當詣闕矣若既得實狀又何訴焉

延州之圍既解鈴

轄盧守懃與通判計用章更訟於朝廷亦命文彥博等即河中府劾之時內侍用事者多為守懃游說既改除

守懃陝西鈐轄知制誥葉清臣聞朝廷議薄守懃罪而
流用章領南即上疏曰臣聞衆議延州之圍盧守懃首
對范雍號泣謀遣李康伯見元昊為偷生之計計用章
以為事急不若退保鄜州李康伯遂有寧死難不可出
城見賊語今守懃恐倉卒之言為人所發遂反覆前議
移過於人正如黃德和誣奏劉平欲免退走之罪頃詔
文彥博置劾未分曲直是非而遽欲罪用章康伯特赦
守懃此必有議者結附中人熒惑聖聽此而不按何罪

不容設用章有退保之言止坐畏懦而守懃謀見賊之行乃是歸款二者之責孰為重輕望詔彥博鞠正具獄苟用章之狀果虛守懃之罪果白用章寘重科物論亦允無容偏聽一辭以虧王道無黨之義知諫院富弼亦言盧守懃黃德和皆中官怙勢誣人冀以自免宜竟其獄樞密院奏方用兵獄不可遂弼又言大臣附下罔上獄不可不竟時守懃子昭序方勾當御藥院弼奏乞罷之始延州民詣闕告急帝召問具得諸將敗亡狀執政

惡之命邊郡禁民擅赴闕者富弼言此非陛下意宰相
惡上知四方有敗耳民有急不得訴之朝則北走契丹
西走元昊矣 乙卯以直史館吳遵路為天章閣待制
河東路計置糧草遵路嘗建議復民兵於是并詔遵路
籍河東鄉丁為邊備仍下其法於諸路 庚辰詔參知
政事同議邊事從晏殊請也 癸未詔中書別置廳與
樞密院議邊事遂置廳於院南 殿中侍御史文彥博
言比者用兵西鄙有臨陣先退望敵不進之人及置獄

鄰郡而推劾之際枝蔓淹延啟幸生之路稽慢令之誅
將何以厲衆心而趨大敵乎且將權不可不專軍法不
可不峻故對敵而伍中不進者伍長斬之伍長不進什
長斬之以什伍之長尚得專殺而統帥之重乃不能誅
一小校則軍中之令可謂墮矣議者以今寇非大敵師
未深入將校有犯宜從中覆夫寇非大敵兵未深入尚
臨戰先退儻遇大敵則孰肯奮邪穰苴之戮莊賈非大
敵也止於會而後期耳孫武之斬美人非深入也止於

習戰而非笑耳終以齊師勝晉人入郢委任專而法素行也國朝著令禁軍將校之有過而從中覆當施之於平居無事之時今防邊用兵逾數十萬將不專權軍不峻法何以御人帝嘉納之吏民上書者甚衆初不省知諫院富弼言知制誥本中書屬官可選二人置局中書考其所言可用用之宰相以付學士弼言此宰相偷安欲以天下是非盡付他人也乞與廷辯陝西安撫使韓琦上疏言今延州之民兵雖益而未補於舊若

范雍之策慮彈壓劉平之謀勇有望裨將郭遵之驕悍
敢鬪後來者未聞過之所存熟戶既難以自保不無去
就之意又鄜州去延安止二小程其城周圍二十里跨
二土山在其中正當狗道嶺賊馬來路川原坦濶昨來

張宗誨

張宗誨實元二年十一月知鄜州康定元年二月四日領興坊二十三日改永興鈐轄今從長

編

倉卒繕完未甚周備近知州張亢交替便有物力營
葺亦須冬末了畢況在城所屯兵馬不滿三千萬一賊
計不測直攻鄜州恐即日備禦未能固守鄜州不能守

則延安城寨非朝廷有也況鄜路一帶係昊賊納款之時出入道路山川險易盡曾涉歷而復咫尺銀夏便於巢穴臣慮出其不意再來奔奪禦捍之備宜以鄜延為先鄜延若有重兵必無深入之患其次則環州最逼賊境新用劉興知州久闕部署高繼隆張宗俊雖有心力不經行陣未可全然倚任夏竦節制涇原等路復用葛懷敏副之若取其謀則懷敏非竦之比若藉其勇戰則懷敏平生未識偏伍亦與一書生無異鄜延涇原本路

經畧使二員分護諸將自范雍得罪之後更不選人經畧一司已明無用是徒使夏竦懼而求免豈能成功唯秦鳳一路去賊甚遠比之別路未足多虞同州河中府與鄜延不遙宿兵策應魏昭昞王克基未嘗出離京闕便使領衆禦戎昨來暫至延州皆已破膽加以諸路城寨軍屯勢分大抵一州之兵半守諸寨邊臣因舊重改不達時變謀及廢置率皆異同殊不知承平之時邊臣競務增置寨柵以邀賞恩止為熟戶防家於國實有何

益至令孤囚軍旅蓄積資糧犬羊將來舉以遺寇所在
將率例復失和妬能害功動至矛盾東兵驕而好走內
臣戰則失利此方今之大槩也臣今為陛下計莫若差
銳兵三五千或於同州河中府等處分減進屯鄜州選
才望大臣一員復本路經畧之任兼知鄜州處置邊事
令張亢就充本路鈐轄於鄜州駐劄用朱觀就知環州
差葛懷敏充環慶部署如朝廷必欲以經畧一司更不
合置即乞專於鄜州益兵使葛懷敏知涇州充替夏竦

自然事體均一不撓邊臣之心早賜選差才勇帥臣充
環慶部署令秦州曹琮兼管勾涇原路兵馬公事準備
分擘秦鳳閒兵互相策應其沿邊堡寨除自來係大寨
廣屯兵馬之處外其餘孤小寨柵斷自朝廷委經畧部
署司須移那兵馬分食舊積糧草無使餘羨然後併兵
入城只留人員兵士三二十人以為斥候量事更差弓
箭手防護所有沿邊路分都監都巡檢等闕額即令諸
班新換右職臣僚內選差催發其河中府同州部署鈐

轄別差稍知邊事臣僚充替魏昭昞王克基所有沿邊
州軍招置蕃落保捷等指揮多是本土勇悍之人只為
拘定等次失人甚多亦乞速降指揮催促招收但以人
材壯勇堪任披帶者充今後更不拘等帝皆納之考異
上

疏當在三月末或四月初故王克基魏昭昞以四月八
日責官此疏似猶未及知然張亢以四月六日移知鄜
州疏云近知張亢交替則上疏當在四月六日後又疏
云就令張亢為鄜延鈐轄按亢知鄜州即兼鈐轄不知
琦疏何故云爾或是亢先以涇原鈐轄來交替王克基
亢未正除鄜延鈐轄交替後克基責降乃正除也今附
此疏於三月

是月詔權停貢舉
夏四月丙戌省陝西沿

邊堡砦從韓琦言也 丁亥以太常博士梁適為右正

言諫院供職適初為審刑詳議官梓州妖人白彥歡者
依鬼神以詛殺人獄具以不傷讞適曰殺人以必或可
拒而詛不可拒是甚於必也卒以死論有鳥似鶴集端
明殿庭中或以為瑞適言野鳥來處宮庭此何瑞也嘗
與知院事燕肅同上殿奏使臣何次公案帝曰次公似
是漢時人字肅曰臣年老不能記梁適必知之帝顧問
適對曰盖寬饒黃霸皆字次公帝悅因留肅問適家世

擢提點京東刑獄既對謂宰相曰梁適可留候諫官有闕命之適因進居安謹治箴改開封府推官不半歲卒

踐諫職

以知諫院富弼為鹽鐵判官

弼徙為鹽鐵判官適知諫院弼

所以從必
有故當考

命大理寺丞祕閣校理石延年往河東路

同計置催促糧草明道中延年嘗建言天下不識戰三十餘年請選將練兵為二邊之備不報及西邊數警始召見命副吳遵路使河東時方用延年之說籍鄉丁為兵故也延年又言昔漢用西域之兵破盪諸戎得以外

裔攻外裔之術去年授嘉勒斯賚節制令助討元昊宜募
願使其國者護發其兵如有功則加以王爵置權場許
市易羊馬以通貨財又回鶻在嘉勒斯賚西唐用其兵定
吐蕃亦可兼誘之使犄角興師以分賊勢戊子詔審官
三班院吏部流內銓募願使嘉勒斯賚者以名聞始用延
年議也 庚寅以鹽鐵副使蔣堂為淮南江浙荆湖制
置發運使先是發運上計造大舟數十載江湖物入遺
京師權貴堂曰吾豈為此歲入自可附驛奏也前後五

年未嘗一至京師 初契丹主幽其母儀天后於慶州
既改葬齊天后或勸契丹主復迎之且以覲中國歲聘
之利契丹主聽講報恩經感寤即遣使迎儀天后館置
中京門外筮日以見母子如初加號法天應運仁德章
聖皇太后然出入舍止常相拒十數里陰為之備 癸
巳詔諸戍邊軍月遣內侍存問其家病致醫藥死為斂
葬之 甲午遣使籍陝西強壯軍 乙未契丹法天后
復遣始平軍節度使耶律元契丹主遣左千牛衛上將

軍蕭廸來賀乾元節 庚子重修祖宗玉牒成既而修

玉牒所言請自今歲一貼修十歲一編錄仍以其副留

中奏可 乙巳錄閣門祇候孟方三子官以方戰沒於

延州特卹之 文彥博等劾河中府獄既得實龐籍言

黃德和退怯當誅劉平等力戰而沒子孫宜加賞恤韓

琦亦言平以疲兵數千敵賊十餘萬衆晝夜力戰為德

和所累既被執猶詈賊不已忠勇不愧於古人今坐誣

言所惑憫忠恤孤之典未下邊臣豈不解體乎丙午腰

斬德和於河中仍斬首延州城下王信坐誣告其主亦杖殺

呂中曰大舜之仁於四凶之誅見之孔子之仁於兩觀之誅見之蓋去不仁乃所以為仁去不善乃所以為善也以漢文之仁欲嚴盜環犯蹕之罪重新垣平之誅以我仁祖之仁而賊吏者誅敗將者殺蓋不如是則是以不禁奸邪為寬大以縱釋有罪為不苛是特姑息而非仁也彼王安石毀漢文以輕仁祖豈真

知賢主之用心哉

丁未贈劉平為忠武軍節度使兼侍中石元孫為忠正
軍節度使兼太傅仍賜平信陵坊第封其妻趙氏為南
陽郡太夫人兩家子孫及諸弟官者皆優遷未官者錄
之 戊申延州金明縣都監張異慶州東路都巡檢使
万俟政延州都監孟方廊延路指揮使高守忠張達以
戰沒並贈官 出左藏內藏庫緡錢各十萬下陝西給
軍須 辛亥降廊延鈐轄盧守懃為湖北都監安撫都

監李康伯為均州都監通判延州計用章除名配雷州
然議者以守懃之責猶薄云發陝西近裏諸州役兵
築延州金明栲栳寨始議脩復帥臣擁兵不即進轉運
使明鎬止以百餘騎自從分督將士一月而城之以
邈川首領嘉勒斯賚子棟戡為會州刺史棟戡方九歲其
父為請之居歷精城所部可六七萬人號令嚴明人憚
服之壬子棟諸路牢城及強盜惡賊配軍年未四十
壯健者隸禁軍范仲淹未至永興癸丑改為陝西都

轉運使以刑部員外郎高若訥知永興軍諫官梁適言
仲淹前責饒州若訥實為諫官嘗詆仲淹謀事疎闊今
俾共事理實有嫌宜易以近臣帝曰朕方任仲淹若訥
以疆事固當體朕所以委寄之意安得以舊事為嫌也
宜詔諭之尋留若訥判吏部流內銓

資治通鑑後編卷四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資治通鑑後編卷四十七

刑部尚書徐乾學撰

宋紀四十七

起上章執徐五月
盡十二月凡八月

仁宗體天法道極功全德神文聖武睿哲明孝皇帝

康定元年五月甲寅朔詔前殿奏事毋過五班餘對後殿命太官賜食 乙卯再贈金明都監李士彬為宿州

觀察使仍以其從兄內殿承制士紹為金明縣都監兼
新寨解家河蘆關巡檢又贈其子懷實為右千牛衛將
軍錄其子懷義懷矩並為左侍禁

士彬父子正月戰死未嘗贈官也此云再

贈疑實錄或有脫闕也

丁巳復太常博士知楚州孫沔為監察

御史景祐初沔為御史裏行坐言事貶絀逾六年乃復

召尋遷右正言先是詔御輦院揀部下輦官年四十

以下為禁軍輦官千餘人攜妻子遮宰相樞密使喧訴

平章事張士遜方朝馬驚墮已未御史中丞柳植等奏

其事請付有司治詔樞密院推鞠以聞時軍興機務填委士遜位首相無所補諫官以為言士遜不自安七上章請老又數面陳壬戌復拜太傅進封鄧國公致仕聽朔望大朝會綴中書門下班月給宰臣俸三之一又與一子五品服士遜乞免朝朔望從之宰相得謝者自士

遜始

考異士遜新傳云諫官韓琦上疏曰政事府豈養病坊耶士遜不自安七上章請老按士遜致仕琦

已知制誥矣琦家傳及它書養病坊等語亦不指士遜附傳又不載琦有言新傳必誤今不取以鎮

安節度使同平章事判天雄軍呂夷簡行右僕射兼門

下侍郎平章事昭文館大學士以資政殿大學士戶部
尚書李迪為彰信節度使知天雄軍自元昊反武事久
弛守將或為他名以避兵任迪願守邊詔不許然甚壯
其意夷簡自天雄復入相即使迪代之 權三司使公
事鄭戢言國家承平八十載不用兵四十年生齒之衆
山澤之利當十倍其初而近歲以來諸道轉運使副公
上輸入之目反益減耗若恬然不較則軍國常須將何
取辦今後欲乞應諸道轉運使副得替到京別差近上

臣僚與審官院同磨勘將任內諸處場務所收課利與租額近年都大比較除歲有荒別勅權閣不比外其餘悉取大數為十分每虧五釐以下罰兩月俸一分已下罰三月俸一分已上降差遣若增及一分以上亦別與升陟從之 甲子元昊陷寨門寨執寨主內殿承制高延德監押左侍禁王繼元死之 壬申詔諸路轉運司體量部下知州軍有年老昏昧貪濁踰違及非幹勤者具事以聞 癸酉詔夏守贊王守忠進屯鄜州時大軍

駐河中踰三月矣 甲戌陝西都轉運使范仲淹言今
緣邊城寨有五七分之備而關中之備無二三分若昊
賊深入乘關中之虛或東阻潼關隔兩川貢賦則朝廷
不得高枕矣為今之計莫若且嚴邊城使持久可守實
關內使無虛可乘若寇至使邊城清野不與大戰關中
稍實豈敢深入復命五路修攻取之備待其間隙則行
天討此上策也又聞邊城多請五路入討臣恐未可以
輕舉太宗朝以宿將精兵北伐西討艱難歲月終未收

復緣大軍之行糧車甲乘動彌百里虜騎輕捷邀擊前後乘風揚沙一日數戰進不可前退不可息水泉不得飲沙漠無可獲此所以無功而有患也况今承平歲久中原無宿將精兵一旦興深入之謀係難制之虜臣以為國之安危未可知也然則唐漢之時能拓疆萬里者盖當時授任與今不同既委之以兵又與之稅賦而不求速效故養猛士延謀客日練兵月計餉以待其隙進不俟朝廷之命退不闕有司之責觀變乘勝如李牧之

守邊可謂善破虜矣惟陛下深計而緩圖之 乙亥元

昊陷安遠寨 戊寅罷陝西都部署夏守贊都鈐轄王
守忠走馬承受黎用信張德明並赴闕守贊性庸怯寡
方畧不為士卒所附自河中徙屯鄜州未及行亟罷歸
徙涇原秦鳳路緣邊經畧安撫使夏竦為陝西都部署
兼經畧安撫使緣邊招討使知永興軍 己卯以起居
舍人知制誥韓琦為樞密直學士陝西都轉運使天章
閣待制范仲淹為龍圖閣直學士並為陝西經畧安撫

副使同管勾都部署司事初仲淹與呂夷簡有隙及議
加職夷簡請超遷之帝悅以夷簡為長者既而仲淹入
朝帝諭仲淹使釋前憾仲淹頓首曰臣向所論蓋國事
於夷簡何憾也 以知同州龐籍為陝西都轉運使籍
嘗上言連年災異天久不雨臣以為弭災消禍在朝廷
自修比年費用奢廣出納不嚴內中須索既多有司以
憑由除破無緣鈎校虛實臣竊謂凡乘輿所用宮中所
費宜取先朝為則今宿師西鄙力戰重傷方獲功賞而

內官醫官樂官無功時享豐賜故天下指目謂之三官
願少裁損無厚賚予專勵戰功虜寇不足平也以國
子監直講林瑀王洙並為天章閣侍講景祐末災異數
起帝憂之深自貶損瑀言災異皆有常數不足憂又依
周易推演五行陰陽之變為書上之帝素喜方術觀瑀
書異之欲遷其官參知政事程琳以為不可止賜章服
時瑀兼諸王宮教授琳因言瑀所挾書多圖緯之言不
宜與宗室遊罷其宮職帝每讀瑀書有不解者輒令御

藥院批問瑀由御藥院益得闕說於帝大抵皆諂諛之
詞緣飾以陰陽帝大好之於是天章閣侍講闕端明殿
學士李淑等薦洙事在中書未行一旦內批用瑀執政
皆怒瑀呂夷簡欲探帝意堅否乃曰瑀上所用洙臣下
所薦不若并進二人唯上所擇乃以洙瑀名進帝問洙
何如夷簡言洙博學明經帝曰吾已用瑀矣若何夷簡
請並用二人帝許之既而右正言梁適劾瑀以內降除
官請治其罪帝令以適章示之卒不罪瑀

李燾曰此據
記聞瑀為諸

王教授未
見當考

辛巳賜張士遜以宣化門安重誨舊園帝

嘗書飛白千歲字賜士遜士遜因第中建千歲堂 壬

午斬輦官曹榮陳吉於都市從者皆配遠惡州軍牢城

卒練輦官為禁軍如初詔 六月權簽書涇原秦鳳經

畧安撫判官尹洙數上疏論兵事其一請鬻爵為土軍

葺營及所給物費鬻爵之法凡入粟五百斛為上爵百

斛為下爵司封出空名爵牒下諸州軍給之願移賣者

勿禁下三司使鄭戩等參議以聞戩等奏曰為國者禮

義不可不立法度不可不行風俗不可不純今洙所言
是棄三者之益而困生民之本也古設民爵以賞武功
賜耆艾今則鬻爵以規貨財其編戶產薄者或子孫驕
靡希一爵因至貧窘使父母妻子離凍餓之患此禮義
不立也先王之域民也貴賤有差器服有別今使下愚
之民咸得僭上所為驅之忘本欲不困窮其可得乎此
法度不行也游惰豪縱之徒因輸財得僭服以踰憲防
卒致澆漓之弊此風俗不純也况賣官之令已出權宜

然行之寢久今更為煩細斂民財書揭徵塞使外商
有輕中國之心洙議遂寢 丙戌詔自今假日御崇政
殿視事如前殿 丁亥以宣徽南院使夏守贊同知樞
密院事侍御史趙及右正言梁適皆言守贊經畧西事
無功不可復處樞府踰七旬乃罷

八月戊申
守贊罷

以鄜延

副都部署任福為環慶副都部署兼知慶州福上言慶
州去蕃族不遠願勒兵境上按亭堡謹斥候因經畧所
過山川道路以為緩急攻守之備帝善之聽便宜從事

南京言鴻慶宮神御殿火侍御史方偕引漢罷原廟
故事請勿復修詔罷修神御殿即舊基葺齋殿每醮則
設三聖位而祠之瘞舊像於宮側 壬寅陝西都轉運
使龐籍言今已廢並邊小寨外其所存皆在近裏道路
寬平之處請嚴戒邊吏自今逐寨緩急有警並令互為
應援從之 甲辰詔陝西河北河東西等路量州縣戶
口籍民為鄉弓手強壯以備盜賊河北河東強壯自咸
平已來有之承平歲久州縣不復閱習多亡其數於是

詔二路選補增廣其數并及諸路焉

呂中曰王拱辰言契丹不畏官軍而畏土兵元昊不
畏東軍而畏土軍蓋兩河陝西之風土習勇悍長戰
鬪苟上之人優其田疇安其室廬使力耕死戰世為
邊用則可以減屯戍省餽運為不易之兵制也強壯
之兵始者若不過鳩集鄉閭後至抽赴京師又後刺
為正軍矣待役之兵始者無異編民後至刺手黥面
又後運糧戍邊矣至三路弓手之兵或刺充宣毅或

刺充保捷皆永為禁軍矣自諫正籍終身失業自處
連營仰給縣官此張方平所以歷言於慶厯之時也
辛亥復權武成軍節度判官歐陽修為館閣校勘始范
仲淹副夏竦為陝西經畧安撫招討辟修掌書記修以
親為辭且曰今世所謂四六者非修所好兼此末事有
不待修而能者又曰古人所與成事者必有國士共之
非惟在上者以知人為難士雖貧賤以身許人固亦未
易欲其盡死必深相知知之不盡士不為用今奇怪豪

傑之士往往已蒙收擇顧用之如何耳然尚慮山林草莽有挺特知義慷慨之士未得出門下也宜少思焉

時西邊日警二府三司雖假不休務翰林學士丁度言
符堅以百萬師寇晉謝安命駕出游以安人心請休務
如故無使外夷窺朝廷淺深壬子詔自今遇旬假聽休
務如舊帝嘗遣使問所以禦戎之策度奏曰今士氣傷
沮若復窮追巢穴積糧千里輕用人命以快一朝之意
非計之得也莫若謹亭障遠斥候控扼要害為制禦之

全策因條上其策名曰備邊要覽 秋七月癸亥廊延
鈐轄張亢上疏言舊制諸路部署鈐轄都監各不過三
兩員高止為一州部署鈐轄不預本路事今每路多至
十四五員少亦不减十員皆兼路分事權均勢敵不相
統制凡有議論互執不同按唐總管統軍都統處置使
各有副貳國朝亦有經畧使排陣使請約故事別創使
名每路軍馬事止三兩員領之其已係路分部署鈐轄
都監者且仍舊職並屬新使處分所貴出於一又曰昨

延州之敗蓋由諸將自守不相為援請令邊城預定其
法凡賊入寇某處為聲援某城寨相近出敢死士某處
設伏都同巡檢則各扼其要害又令鄰路將取某救應
仍須暗以旗幟為號昨劉平救延州前鋒軍馬陷賊寨
者四指揮平竟不知又趙瑜領軍馬間道先進而趙振
與王達等趨塞門至高頭平報賊張青蓋駐山東振麾
兵掩襲乃其子瑜也臣在山外策應未嘗用本指揮旗
號自以五行支干別為引旗

若甲子日本軍相遇則先
者張青旗後者以緋旗應

之此是干相生也其干相尅
支相生支干相生尅亦如之
蓋兵馬出入則百步之外

不能相認若不預立號必誤軍期又曰兵官務要張皇
邊事劉平之敗正繇貪功輕進鎮戎軍最近賊境每探
馬至不問賊之多少部署鈐轄知軍都監皆出至邊壕
則賊已去矣蓋權均勢埒不肯相下若其不出則恐得
怯懦之罪又曰比來諸班諸軍有授諸司使副至侍禁
殿直者亦有自身試武藝而得官者而諸路弓箭手生
長邊陲父祖效命累世捍賊乃無進擢之路何以激勸

邊民初亢請乘驛入對詔令手疏上之其後多施用者
乙丑遣同修起居注郭稹等使契丹告以用兵西邊
議者謂元昊潛結契丹恐益為邊患故特遣稹等諭意
契丹主厚禮之與同出觀獵延稹射一發中走免衆皆
愕視契丹主遺以所乘馬及他物甚厚 己巳降廊延
副都部署趙振為白州團練使知絳州賊自正月攻圍
塞門寨振代范雍守延州有兵七千八百餘人按甲不
動寨中兵才千人屢告急五月初振始遣百餘人赴之

寨遂陷振語人曰賊乘新勝必徑進苟延州弗支則陝西未可量也塞門雖危吾寧以大易小於是都轉運使龐籍劾奏振畏懦不出故坐貶自金明陷敗安遠塞門二寨在金明之北振既不能救安遠遂棄之又移書塞門寨主高延德曰可守則守不可守宜拔兵民以歸延德城守將半歲振卒不救乃帥衆棄城賊據險邀之故及於敗二寨皆沒 庚午御延和殿閱諸軍習戰陣戊寅皇子初賜名昕授檢校太尉忠正節度使封壽國

公置旌節於資善堂命端明殿學士李淑典其書奏

八月乙酉以太常丞田況為陝西經畧安撫司判官試校書郎胡瑗為丹州軍事推官經畧安撫司勾當公事況從夏竦瑗從范仲淹所辟也 乙未以史館修撰富

弼為契丹主正旦使弼入辭便殿建言朝廷悉發京東西淮南江南荆南湖北兩浙福建廣南東西凡十一道兵以屯關中十一道兵素寡弱關中得之未足以充而十一道之兵盡朝廷獨念京東隣河朔京西次關陝遂

遣使閱鄉民俾習武以代官兵東南九道則不之省伏
思朝廷用度盡出九道固宜保守之今盡取其兵不加
保守一日乘虛盜起梗其津要則京師無故而坐困矣
臣欲乞於九道中擇要害十餘郡如泗揚昇洪吉潭荆
桂廣福杭越之類按地里相去均者於本處募兵大郡
五千小郡三千以多補少不過四五萬人以東南百三
十郡之富豈不能贍養哉訓為精兵勿復它役每郡置
二督護專領之每道別置一都護經畧之九道置一總

統者居中以節制之如此則欲為寇者知朝廷有備豈
不憚耶設有盜起乘其未熾而撲滅之不為難矣又言
京東西鄉兵要未足恃亦請擇要害數郡別募兵立帥
如東南之制因歷舉隋唐巨盜以證其言執政謂弼不
當引聖朝比隋唐昏亂之時遂寢其奏 戊戌罷天下
寺觀用金箔飾佛像 癸卯遣屯田員外郎劉渙使邀
川諭嘉勒斯賚出兵助討西賊渙請行也渙出古渭州循
末邦山至河州國門守絕河踰廓州抵青唐城斯賚迎

導供帳甚厚介騎士為先驅引渙至庭斯賚平揖不拜
延坐勞問稱阿舅天子安否渙傳詔已斯賚召酋豪大
犒約盡力無負然終不能有大功也 戊申同知樞密

院事夏守贊罷為太平節度使判澶州

考異東都事畧作戊午夏守贊

罷非也八月無戊午日

守贊以子隨卒引疾求罷從之以龍圖閣

學士權知開封府杜衍同知樞密院事

己酉徙知廣

州段少連為龍圖閣直學士知涇州廣州多蠻獠雜四
方游手喜乘亂為寇敗上元然燈有報蕃市火者少連

方燕客作優戲士女聚觀以萬計其僚請罷燕少連曰
救焚不有官乎作樂如故須臾火息民不喪一簪衆服
其持重范仲淹經畧西邊薦少連才堪將帥故有是命
命未至而少連卒矣少連通敏有才遇事無大小決遣
如流不為權勢所屈帝甚嗟惜之 庚戌以范仲淹兼
知延州徙知延州張存知澤州初存自陝西都轉運使
徙延州遷延不即行既至與仲淹議邊事乃云素不知
兵且以親年八十求內徙仲淹因自請代存從之先是

詔分邊兵部署領萬人鈐轄領五千人都監三千人有
寇則官卑者先出仲淹曰不量賊衆寡而出戰以官為
先後取敗之道也乃分州兵為六將將三千人分部教
之量賊衆寡使更出禦賊賊不敢犯既而諸路皆取法
焉賊相戒曰無以延州為意今小范老子腹中自有數
萬甲兵不比大范老子可欺也大范蓋指雍云 辛亥
詔范仲淹葛懷敏領兵驅逐塞門等砦蕃騎出境仍募
已前弓箭手給地居之 壬子以益州草澤伊縝為試

校書郎縝少倜儻不為章句學再舉茂才異等不中元
昊反數上疏言事丁度楊偕薦其才召試學士院而命
之延州都監周美言於范仲淹曰賊新得志其勢必
復來金明當邊衝我之蔽也今不亟完將遂失之仲淹
因屬美復城如故數日賊果來其衆數萬薄金明陣於
延州城北三十里美領衆三千力戰會暮援兵不至乃
徙軍山北多設疑兵賊望見以為救至即引去時諸將
多不利美十餘戰平族帳二百焚虜帳二十復故城堡

甚衆 參知政事李若谷以耳疾累章辭位九月戊午
罷為資政殿大學士吏部侍郎提舉會靈觀事宮觀置
提舉自若谷始 以知樞密院事宋綬為兵部尚書起
復翰林學士晁宗慤為右諫議大夫並參知政事 以
龍圖閣直學士權三司使鄭戢為諫議大夫同知樞密
院事戢在三司才半歲復轉運使考課格分別殿最又
勾校三司出入得羨錢四百萬緡 已未以知制誥葉
清臣為龍圖閣直學士權三司使事中書進擬三司使

清臣不在選帝曰葉清臣才可用遂以命之清臣始奏
編前後詔勅使吏不能欺簿帳之叢冗者一切刪去內
東御門厨皆內侍領之凡所呼索有司不敢問乃為合
同以檢其出入 初三駕皆以待禮事而車駕近出止
用常從以行議者以為近於閤畧於是參知政事宋庠
言漢魏以降有大駕法駕小駕之儀至唐又分殿中諸
衛黃麾等仗名數次序各有施設國朝承五代荒殘之
弊事從簡畧鳴鑾游豫僅同藩鎮而盡去戈戟旌旗之

制士庶觀者夾道喧馳旗亭市樓甚或憑高下瞰邏司街使曾不呵正非所謂旄頭先驅清道後行防微禦變之義也宜委一二博學近臣檢尋前代儀注及鹵簿令於三駕諸仗內參定酌取稍增儀物具嚴法禁上以尊宸極下以防未然詔太常禮院與兩制詳定遂合奏量增儀衛之數禁乘高下瞰夾道喧呼馳走者著於令其後亦寢弛云 以都官員外郎普州景泰為左藏庫使知寧州泰嘗通判慶州言元昊雖稱臣奉貢然包藏禍

心今主將無長策器械鈍缺士卒惰窳城池不修資糧
無備一旦有警何以應敵三疏不報已而元昊果反泰
復上邊臣要畧二十卷平戎策十五篇於是有薦泰知
兵者召對稱旨遂換武秩云 辛酉降知杭州天章閣
待制司馬池知號州池性樸易不飾厨傳劇劇非所長
轉運使江鈞張從革劾池決事不當十餘條及稽留德
音坐是左遷始轉運使既奏池會吏有盜官銀器繫州
獄自陳為鈞掌私厨出所費過半又越州通判載私物

盜稅乃從革之姻遣人私請或謂池可舉劾以報仇池
曰吾不為也人稱其長者 癸亥知絳州趙振降責潭
州安置坐觀望逗撓致陷塞門也 詔自今都部署司
及諸路部署司應有寨柵申報賊寇入界不以多少遠
近並須畫時救應 乙丑詔河北河東路強壯陝西京
東西路新置弓手皆以二十五人為團置押官四團為
部置正副都頭各一人五部為指揮置指揮使各以階
級伏事年二十係籍六十免取家人或它戶代之聽私

置弓弩每歲十月後正月前分番上州教閱半月即遣
歸農或遇非時勾集守城及捕盜日給糧二升歲正月
縣以籍上州州以籍奏兵部按舉不如法者 丙寅西
賊寇三川寨鎮戎軍西路都巡檢楊保吉死之明日涇
原路都監劉繼宗李緯王秉等分兵出戰皆失利涇州
駐泊都監王珪將三千騎來援自瓦亭寨至師子堡賊
圍之數重珪奮擊賊披靡殺賊將二人獲首級為多賊
遂留軍縱掠凡三日官軍戰沒者五千餘人 戊辰以

知樞密院事晏殊為檢校太傅充樞密使同知樞密院
事王貽永刑部侍郎杜衍右諫議大夫鄭戢並為樞密
副使 庚午以簽書定國節度判官事种世衡為內殿
承制知延州青澗城世衡在青澗開營田二千頃募商
賈貸以本錢使通貨得利城遂富實間出行部族慰勞
酋長或解與所服帶嘗客飲有得虜事來告者即予飲
器繇是屬羌皆樂為用無定河蕃部鈔邊率屬羌討擊
前後斬首數百 壬申環慶副都部署任福等攻西賊

白豹城克之俘獲甚衆軍還賊遣百騎襲其後守神林
北路都巡檢范全設伏崖險賊半度邀擊之斬首四百
級生獲七十餘人 壬午陝西經畧安撫副使韓琦以
三川寨諸將敗書聞且言劉繼宗權本軍才一日李緯
等未曾經行陣倉卒出戰遂致退衄望特免推鞠但量
其罪輕重等第削官或更移降差遣責其後效王珪以
孤軍摧鋒血戰所殺賊兵不少既身被重創尚求益兵
出鬪人皆服其勇節雖失亡數多盖衆寡不敵望貸其

罪必能感勵奮身盡死為報從之 甲戌詔使臣諸班
諸軍有武藝者自陳辛巳閱諸軍習戰 冬十月癸未
朔以御侍河南郡君朱氏清郡君張氏並為才人張氏
河南人父堯封擢進士第補石州軍事推官未行卒京
師堯封母錢氏女也張時八歲與姊妹三人由錢氏入
宮寢長得幸於帝性聰敏便巧挾智數能探測人主意
先後將迎帝以其良家子待遇異諸嬪於是與朱氏並
為才人朱開封人也

考異慶厯元年八月朱氏生子職
張后本傳云慶厯元年封清河郡

君誤也會
要亦誤

戊子詔自今內降指揮與臣僚遷官及差遣者並令中書樞密院具條執奏以聞帝性寬仁宗戚近幸有求內降者或不能違故也 甲午賜涇原駐泊

都監王珪名馬二疋黃金三十兩裏瘡絹百疋仍遣使撫諭之復下詔暴其功塞下以勵諸將尋命為本路駐泊都監復兼行營勒金字處置牌賜之使得專殺 乙

未端明殿學士李淑等上所定銅符木契傳信牌下有

司製之

銅符之制上篆刻曰某處發兵符下鑄虎豹為飾而中分之右符五左旁作虎豹頭四左符一

右旁為窠令可勘合又以篆文相向側刻十干字為號
一甲巳二乙庚三丙辛四丁壬五戊癸左符刻十干半
字右符正刻甲巳等兩半字右五符留京師左符降部
署鈐轄知州軍官高者掌之凡發兵樞密院下符一至
五周而復始指揮三百人至五十人用一虎一豹符五
千人以上用雙虎雙豹符樞密院下符右符第一為始
內匣中緘印之命使者齎宣同下宣云下第一符發兵
若干所在取左符勘畢即發兵與使者復緘右符以還
仍疾置聞所在籍下符資次日月及兵數無得付所司
其木契上下題某處契中剖之上三枚中為魚形題一
二三下一枚中刻空魚令可勘合左旁題云左魚合右
旁題云右魚合上三枚留部署鈐轄官高者掌之下一
枚付諸州軍城寨主掌之部署鈐轄兵馬百人以上先
發上契第一枚貯之韋囊緘印之遣指使齎牒同往所
在驗下契與上契合即發兵復緘上契以還仍報部署
鈐轄其發第二第三契亦如之掌契官籍發契資次日

月及兵數互為照驗傳信牌中為池槽藏筆墨紙令主將掌之每臨陣傳命書紙內牌中持報兵官復書事宜內牌中而還主將密以丙申以環慶部署兼知慶州事號驗母得漏軍中

任福為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賞白豹城之功也尋命福兼鄜延路副都部署 庚子出內藏絹一百萬下三司助邊費 初鴻慶宮災集賢校理胡宿請修火祀以關伯對祭大火禮官議因興王之地商丘之舊作為壇兆秩祀大火以關伯配籩豆牲幣得視中祠歲以三九月擇日留司長吏已下分三獻州縣官攝太祀奉祀詔

從之 甲辰錄方畧士六十一人 十一月丙辰內出
御撰洪範政監審樂要記風角集占以示輔臣仍以風
角集占賜陝西諸路部署司 贈延州塞門寨主高延
德權兵馬監押王繼元官並錄其子故延州西路同巡
檢張圭三子亦皆授官 壬戌有大星流西南聲如雷
者三 丙寅徙知河中府樞密直學士狄棐知鄭州有
中貴人過河中言將援棐於上前棐答以他語退謂所
親曰吾湘潭一寒士今官侍從可以老而自污耶 丁

邠以廊延部署司指使狄青為涇州都監青每臨敵被髮面銅具出入賊中皆披靡無敢當者尹洙為經畧判官青以指使見洙與談兵善之薦於副使韓琦范仲淹曰此良將才也二人一見奇之待遇甚厚仲淹以左氏春秋授之曰將不知古今匹夫勇耳青折節讀書悉通秦漢以來將帥兵術由是益知名 乙亥贈鎮戎軍西路都巡檢使楊保吉為深州防禦使封其妻趙氏為天水縣君又贈其父守信母蘓氏官號 丙子以河東都

轉運使楊偕為樞密直學士知并州有中官預軍事素橫前帥優遇之偕至一繩以法於是軍政肅然 是月

浙東軍士鄂鄰等殺巡檢使張懷信聚兵剽劫湖南福建廣南諸州縣逃入海懷信內臣性苛虐鄰等積怨忿

遂作亂

考異李燾曰鄂鄰等作亂國史無之此據富弼奏議稽古錄載其事於九月不知何據今從弼奏議

及司馬光記聞

十二月癸未出內藏庫絹一百萬助糴軍儲

丙戌詔司農寺以常平錢百萬緡助三司給軍費自

景祐末不許移用常平至是以兵食不足始降是詔

建神御庫於宗正寺西藏祖宗時神御法物於其中從直秘閣趙希言判太常寺宋祁請也 乙未徙知隨州

王德用知曹州德用道過許州梅詢謂德用曰道輔害公者今死矣德用曰孔中丞以其職言豈害德用者朝廷亡一忠臣可惜也 晁宗慤等至永興議邊事夏竦

等合奏今兵與將尚未習練但當持重自保俟其侵軼則乘便掩殺大軍蓋未可輕舉及劉承宗等敗帝復以手詔問師期竦等乃畫攻守二策遣副使韓琦判官尹

洙馳驛至京師求決於帝己亥入對崇政殿先有詔琦
遷禮部郎中洙加集賢校理琦言臣以大計不俟召赴
闕若僥倖進秩將不容於清議辭不拜 兵部尚書參
知政事宋綬卒帝幸其第臨奠輟二日朝贈司徒兼侍
中謚宣獻綬性清介事母孝言動有常為兒童時手不
執錢後博通經史百家之書必正其得失楊億嘗稱其
文沉壯淳麗尤善鋪賦吾不及也藏書萬餘卷手自校
讎筆札精好帝嘗取所書千字文及卒多收其字帖藏

禁中 乙巳詔鄜延涇原兩路取正月上旬同進兵入
討西賊帝與兩府大臣共議始用韓琦等所畫攻策也
樞密副使杜衍獨以為僥倖出師非萬全計爭論久之
不聽大臣至有欲以沮軍罪衍者遂求罷亦不聽

據歐陽修

墓銘云大臣至有欲以沮軍
罪衍者不知大臣為誰當考

始晁宗慤即軍中問攻

守策衆欲大舉經畧判官田京曰驅不習之師撓銳鋒
深入賊地爭一旦之勝此兵家所忌師出必敗或有議
講和者京又曰賊兵未嘗挫安肯和也 太子中允館

閣校理歐陽修上書曰關西弛備而民不見兵者三
十年矣始賊萌亂之初藏形隱計卒然而來當是時吾
之邊屯寡弱城堡未完民習久安而易驚將非素選而
敗怯使其羊驅豕突可以奮然深入然國威未挫民力
未疲彼得城而居不能久守虜掠而去可邀擊其歸此
下策也故賊知而不為戎狄侵邊自古為患其攻城掠
野敗則走而勝則來蓋其常事此中策也故賊兼而用
之若夫假僭名號以威其衆先擊吾之易取者一二以

悅其心然後訓養精銳為長久之謀故其來也雖勝而
不前不敗而自退所以誘吾兵而勞之也或擊吾東或
擊吾西乍出乍入所以使吾兵分備多而不得減息也
吾欲速攻賊方新銳坐而待戰彼則不來如此相持不
三四歲吾兵已老民力已疲不幸又遇水旱之災調餉
不勝而賊盜羣起彼方奮其全銳擊吾困弊可也吾不
堪其困忽而出攻決於一戰彼以逸而待吾勞亦可也
幸吾苦兵計未知出遂求通聘以邀歲時之賂度吾困

急不得不從亦可也是吾力一困則賊謀無施而不可此兵法所謂不戰而疲人兵者上策也而賊今方用之今三十萬之兵食於西者二歲矣又有十四五萬之鄉兵不耕而自食其民自古未有四五十萬之兵連年仰食而國力不困者也臣聞元昊之為賊威能畏其下恩能死其人自初僭叛嫚書已上逾年而不一出則其鋒不可當執刼蕃官獲吾將帥多禮而不殺此其克謀所畜皆非倉卒者也奈何彼以上策而疲吾吾不自知

其已困彼為久計以撓我我無長策而制之哉夫訓兵養卒伺釁乘便用間出奇此將帥之職也所謂閫外之事而君不御者也至於外料賊謀之心內察國家之勢知彼知此因謀制敵此朝廷之大計也所謂廟筭而勝者也不可以不思臣謹上便宜三事其一曰通漕運唐裴耀卿於三門東西置倉開山十八里為陸運以避其險其後劉晏遵耀卿之路悉漕江淮之米以實關西今宜浚治汴渠使歲運不阻然後按求耀卿之迹不憚十

許里陸運之勞則河漕通而物可致此水運之利也昔漢高入秦曹操等起兵誅董卓皆不由關東而道南陽蓋自古用兵往來之徑也今能按求而通之則沿漢十餘州之物皆可漕而頓之南陽自南陽為輕車人輦而遞之直輸關西此陸運之利也其二曰盡地利前世用兵者未嘗不先營田今鄉兵棄農業羣遊而飲博以為父兄之患宜盡驅之使耕於棄地官貸其種歲田之入與中分之如民之法其三曰權商賈茶鹽之利官自為

鬻使無用而積為朽壤誠能不校錙銖而思遠大勿復
與商賈爭利則積朽之物散而錢幣通可不勞而用足
矣行之一二歲國力漸豐邊兵漸習賊銳漸挫而隙有
可乘然後一舉而滅之此萬全之策也 丁未詔開封
府京東西河東路括驢五萬以備西討從陝西經畧司
所上攻策也 戊申以通判河中府皮仲容知商州兼
提點采銅鑄鐵錢事仲容嘗建議鑄大錢一當十既下
兩制及三司議其事謂可權行以助邊費故有是命初

韓琦安撫陝西嘗言陝西產鐵甚廣可鑄錢兼用於是
葉清臣從仲容議鑄當十錢翰林學士承旨丁度奏曰
禁旅戍邊月給百錢得大錢裁十不可畸用舊錢不出
新錢愈輕則糧芻增價復有湖山絕處兇悍嘯聚鑪冶
日滋居則鑄錢急則為盜民間銅鉛之器悉為大錢何
以禁止乎考異本志云軍興陝西移用不足始用知商
州皮仲容議采洛南縣紅崖山號州青水冶
青銅置阜民朱陽二監以鑄錢按
實錄乃鑄鐵錢與本志不同當考
是歲仍詔商人入
芻粟陝西並邊願受東南鹽者加數予之

資治通鑑後編卷四十七